

目 次

这本作品的伟大意义(野間 宏).....	1
再致矿山的伙伴们.....	3
“煎黃連”笑了.....	12
大家一条心.....	24
第一次发言.....	34
母子之夜.....	42
后記.....	56
談“煎黃連”的笑(眞鍋吳夫).....	58

这本作品的偉大意义

野間 宏

上野英信和千田梅二兩人的这本“煎黃連”笑了是从日本的最底层产生出来的作品。

当这本作品最初出現的时候，我并没有立刻明确地把握到这本作品所具有的偉大意义。因为我仅仅是从这本新作品的誕生这一方面去考虑的。但是前几天去到九州筑丰的煤矿地区以后，我才初次把握到这本作品所具有的偉大意义。

我去到筑丰，了解了几乎和外界隔絕了的煤矿地区的人們的痛苦；下到三池煤矿的三川坑底，亲眼看到在地下深处劳动的人們，这才发觉我自己对于煤矿是一无所知的。我原来以为自己对煤矿有一定的認識，但是这种观念被彻底推翻了。同时也懂得了从生活在煤矿里的人們当中产生文学是怎么一回事。这簡直是沒有比这更困难的工作了。

上野君和千田君很早就在煤矿里推进文学运动。煤矿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他們也是經過一番調查研究的。

这四篇故事，虽然作者說四篇都是根据矿山或矿山附近的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但是我想：作者在創造改編故事这一嶄新的作风的时候，該是多么高兴啊！

这样才不是作家孤立于群众之外从事写作，而是在群众

当中进行写作的作风。这是一种克服经验主义的新方法，而且是在煤矿工人的帮助下达到的。

版画的美也是强劲有力的。里面蕴藏着独特的、深刻而明朗的笑。而且这种笑强烈地感染了我们。



再致矿山的伙伴们

这本不成熟的图画故事就以这样的形式出版了。我衷心感谢，心里很高兴。

我想矿山上的伙伴们一定也和我一样高兴，不，也许比我还高兴。因为我是属于你们的，这件工作也完全是属于你们的。

文学这件工作，对于我来说，不外乎是我对于矿工伙伴们

的說不盡的感謝和願意為他們貢獻出一切的誓言。如果沒有你們，也就不會有我，更不會有我的文學工作了。由於礦工伙伴們的教導，我才曉得了生活的喜悅；通過你們，我才懂得了人類的尊貴和美好。我才懂得了：為了維護生活的喜悅及無限高貴美好的人類而進行的鬥爭，是多麼崇高的任務。

當我初到礦山的時候，我是一個多麼固執、愚蠢，而且不相信別人的個人主義者啊！你們不但沒有把我當成外人，而且熱情地歡迎我，愛護我；簡直就象母親牽着孩子的手一樣來教導我。

就在工作現場上的一件小事也是如此。厭惡勞動的我，總是最後才拿起工具，但是在休息的時候，卻第一個坐下來。在工作當中，既沒有體力，運動神經也比別人遲鈍一倍，經常出亂子，給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煩。但是你們連一次也沒有責備過我，或者打過我。不僅如此，大家還袒護我，甚至為了我還和管理人員大鬧過一場。那是我在長崎縣三菱崎戶島上的煤礦里做“掘進工”^①時的事情：在搬運輕便鐵軌的時候，也是由於我一時疏忽，把鐵軌掉到自己的腳上，受了重傷。大家抱起我來，在三尺左右的低矮的坑道里，踰過沒膝的積水，把我送到管理人員那里，大家一致請求允許我上井。但是管理人員不但不允許，反而對我的疏忽大加申斥。於是大家都擁上去和管理人員講理，後來總算是迫使他們允許我上井了。但是他們說，由於我剛剛下井，尚未開始工作，只承認我下井，不承認我就業；不但不讓載人卷車^②下來接我，反而蠻橫地說：要上井就自己走上去吧。後來終於大吵起來，一個按捺不住怒氣的采煤工說：“那麼連我也算作沒有就業好叻。”說着便背起我走

上井去。虽然我說，我要坐在这里，等載人卷車下井，大家干完活以后再和大家一道上井去，不讓他背我，但是他硬把我背起来走上去了。从深达几千尺的井底通过陡直的坡路，有时还要通过不足二尺的风道，十分狹窄，連一个人爬都难以爬过去，而且还要背上一个人一步一步往上走，这种痛苦真是非比寻常。他一面呼呼地艰难地喘着气，一面毫不停歇地繼續走上去。虽然当时我不胖，但我这高达五尺八寸^③、重有十六貫^④的身軀够多么重啊。在沒有一个人影、寂靜昏暗的人行巷道里，他的喘息声听起来分外响亮。汗珠順着他的腦門子往下直淌，在我的矿灯映照下，象大雨点似地落下来。透过他轉眼間就被汗水湿透的脊背，我的前胸感觉到他那喘得几乎要把胸膛炸开似的心臟的跳动声。“疼吧？忍耐点吧！就要出井啦。”为了尽可能早些把我送到医院，他一面用嘶哑的声音鼓励着我，一面一步一步……上气不接下气地迈着小步。

啊，医院……它并不在很远的矿井外边，而是在这个从深如海底的矿坑中一步一喘地走上去的年輕采煤工的背上。在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輕人的背上，我进入了一所無論有多少錢也进不去的完善的医院。在这里給我剝掉了小資产階級劣根性的外壳，削去了个人主义的腐朽的骨头。在这海底一般的黑暗的坑道里，使我張开了能看到人类美好的真正的眼睛。

① 在矿井里担任开凿巷道工作的工人。

② 煤矿上的卷車分“运煤”、“載人”两种，“載人卷車”是按一定時間載运上下井的工人的。

③ 約合我国五·二七市尺。

④ 合我国一二〇市斤。

一回到宿舍就揮舞着刀子亂鬧的一個愛賭博的年輕的伙伴說：“那兒危險，跟我換一下吧！”他特意把下井運煤斗車的座位讓給我。

如果沒有這些伙伴們的守護，恐怕我早就死了，或者是變成了殘廢，不，不僅如此，恐怕我一定會感到煤礦萬分可怕，待不到三天就會跑到別處去了。

不僅是在工作現場，在每天的生活當中也是這樣。二十七年^①四月，由於某種事件我被煤礦開除了。當我無可奈何要離開礦山的時候，伙伴們熱情地把我挽留下了。從那天開始，每天每月都有許多伙伴們送來吃用不盡的大米、現款、醬一類的東西。其中也有些共產黨幹部悄悄地把東西放在我房間外邊，連個招呼也不打。也有一位老太太當我到她家去的時候，非讓我帶些大米回來不可。她家里也很不幸，兒子身體很弱，不能工作，丈夫為了領一筆退職金償還借款而辭去了職務，她在外邊給人家作日工。我決沒有資格收她的大米。可是她說：“誰都有困難的時候，吃得飽飽的多做些有益的工作吧！餓着肚子不能干活，無論挖土和寫小說都是一樣的！”說着就把亂蓬蓬的斑白頭髮往後攏了攏，便咯哧咯哧地刮着米櫃底，把大米都撮給我了。

青年們一到年底就把很大的報紙包送來了。我問這是什麼，他們就笑着回答說：“大家都領到年終獎金了，也得給你發年終獎金啊！”打開一看，里边有好幾千元錢，其中也有原封未動的禮物袋。聽說這是歌咏會的小伙子和姑娘們參加了一

^① 即公元一九五二年。

个宿舍所举办的圣诞节舞会，把得到的酬劳原封未动地给我送来了。

也许我过于罗哩罗嗦地写了一些个人的琐事。但是，我越写越觉得写不完。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在这些人当中，第一次懂得了人类的深厚友爱，开始觉悟到要相信人。

矿工伙伴们为什么会这样的亲切和藹，最初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如果有钱的人是这¹样，我倒是能想得通的——。

我好不容易才搞通了。我体会到：原来矿工伙伴们，比任何有钱的人、比任何伟大的学者，都懂得生活的崇高；都懂得人类的美好和尊贵。我体会到：那种深厚的友爱、丰富的人性、大无畏的雄壮的战斗²力，都是从这里象源泉一般无穷无尽地涌出来的。

我的鲜血和肉体，并不是靠别人的力量，而是专靠矿工伙伴的双手来保护的，连我的一滴血和肉体的一个细胞都是靠矿工伙伴们的血汗来滋养、来改造的。同时，我的头脑、我的心，在大家充满友爱的温暖怀抱里，逐渐萌芽着新的思想感情。但是包裹着嫩芽的那层古老坚硬的外壳却一时不容易破裂。要成为一个赤裸裸的人，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但一到做的时候就困难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初到矿山那天晚上的情景。那个矿山是“九州采煤”的海老津煤矿^①。而且我是作为包商的一名掘进工去到那里的，所以既没有工会，也没有自治制度的独身宿舍。我被抛进了先前叫做“监牢”的古老封建的大房子里。那

① 在日本福冈县。

是正月里头一次刮起暴风雪的一天下午。在还没有见过面的伙伴们上井回来以前，我在寒冷里一面打着哆嗦，一面静静地等候着。

这两间中间打通了的六铺席子的长条房间，又黑又冷，简直象待在冷藏库里一样。破破烂烂的拉门晃动着，刺骨的寒冷的北风吹进来。在烂得千疮百孔、露出下面的稻草垫的席子上，在那横三竖四没有叠起来的被褥上，雪花随风旋转着。这被褥也和席子一样，千疮百孔地烂得露出了棉絮，连棉絮都被积垢和油泥污染得漆黑发亮了。当我一想到自己将在这个房间、在这种被褥上睡觉的时候，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又把眼睛转向窗外望去。在绞车吱——吱——地发出如泣如诉的转动声的提升机架那边，可以看到矿工住的长条房子。那一栋栋老朽得太厉害、眼看就要倒塌的长条房子，简直就象三期肺病患者的肋条骨一样，歪歪斜斜地很难看，似乎正诉说着住在长条房子里的人们的深重的悲哀和苦难，在那歪歪斜斜的屋顶那边，黑压压地蜿蜒起伏的矸子山^①，被暴风雪掩盖了一半，看来象一个巨大的坟墓。

我把这一切都当成了不祥的预兆，越想越害怕，觉着坐立不安起来。趁大家没有回来以前逃走了吧——我完全吓破了胆，开始犹豫起来：觉得在这个鬼地方绝对待不下去。

突然间传来似乎是互相对骂的声音，同时房门猛地打开了，一群浑身漆黑的人拥进这间房子的土间^②里来。他们最初

① 矸子是选煤时挑出来的一种黑石，每个煤矿都堆积如山，通称“矸子山”。

② 日本式房屋里没有铺着席子或地板的地方。

只瞥了我一眼，后来就不再理睬我了，他們一面大声地互相叫嚷着，一面擲着雪、解着綁腿。从他們身上揚起的煤尘在窄小的土間里弥漫着，形成了一层黑霧。

“畜生！为什么在大正月里就下这么大的雪呢！”

“老天爷头痒痒了，往下挠头皮哪。”

“要是用算盤打一打，你这家伙說的糊涂話可真不少啦！”

“別嚷嚷啦，快打燒酒来吧，冷得实在受不了啦！”一个將近四十岁的独眼大汉用破鑼般的嗓子喊了一声。另一个塌鼻子、外表骯髒的小个子慌忙把正在解开来的綁腿重新裹好跑出去了。不多一会，塌鼻子的小个子在胸前紧抱一个酒瓶子回来了，瓶子里装着白色混濁不清的私酿燒酒，这也許是从附近朝鮮人的村庄里打来的吧。他們象你搶我夺似地把酒倒在茶碗里，眯縫着眼睛、啞着嘴喝起来。我已經吓呆了，只瞅着这个場面，心里忪忪不安地想到：我怎么能和这班野蛮得簡直象“山大王”一样的家伙一块生活下去呢。当我一想到，从明天起我也將要象剛才那个塌鼻子老头一样，受他們的呵叱，被他們支使着去买私酿燒酒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后悔：要是在他們沒有回来之前逃走了該多好啊。

“喂，小伙子，別那么冻得发抖了，来喝一杯吧！喝了可就暖和啦。”那个独眼汉沒脫水袜子①就蹦过来，把盛一升②的酒瓶子举到我的面前。我吃了一惊，抬起头来，摆手推辞說：“不，我——”“別客气，来到这里再要講客气，是連一碗飯也吃

① 矿山工人穿的一种防水袜子，外面不再穿鞋，实际上就是一种防水的軟鞋。

② 約合我国三·六市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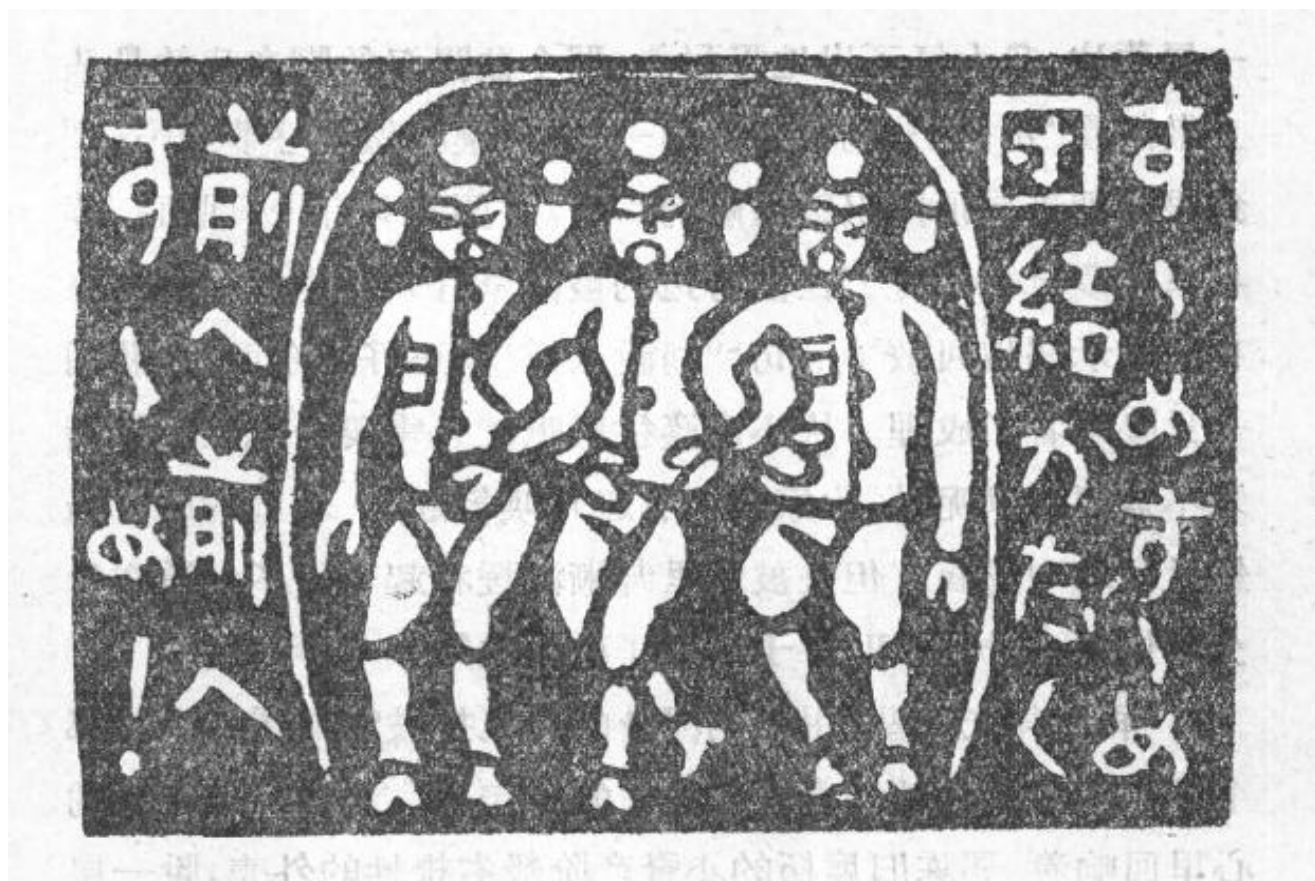
不到口的。要知道这里无论誰都是厚臉皮的家伙啊！”他一面用似乎很生气的声調說着，一面硬把自己的茶碗塞到我的手里，把剩下不多的燒酒斟給我。他那握着瓶子的右手，除了大拇指、食指以外，其余的手指都齐根截去了。把酒斟得滿滿的以后，他又用催促的眼光意味深長地冲我一笑，似乎是在說：“快喝吧！”在他那烏黑骯髒的健壯臉孔上，一只明彻的眼睛和雪白牙齿閃閃发光，我看了不禁覺得有些毛骨悚然。

等洗了澡，吃完晚飯以后，他們就开始准备睡覺了。他們的褥子簡直象小孩的一样，既不够長，也不够寬。他們在上面盖上被子，从破的地方伸进手去，把团成一球一球的棉花撕开鋪平了。我究竟鑽进哪个被窩去睡好呢，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只有一副被褥能睡得着嗎，再說，在这条寬窄不足一公尺的褥子上，怎么能睡得下兩個人呢，我茫然无措地站在那儿楞住了。独眼汉用破鑼般的嗓子喊了一声：“小伙子，跟我一块睡吧！”我脫下衣服，瑟瑟縮縮地剛要从他身旁伸进腿去的时候，他又扯着破鑼般的嗓子把我教訓了一頓：“哎唷，这样睡可不行。你應該从那一头鑽进去呀，也就是打通脚睡。”我慌忙跳起来，又要从他的脚那边鑽进去。“嗨，嗨。不过，要是你穿着那象洋白菜似的厚衣裳鑽进来，咱們兩个人都冻得受不了。再脫得光一些。你瞧，把脫下来的衣服，就这样搭在被窩上。懂嗎，这样一来，用咱們渾身的热气既能把被窩立刻暖热了，同时等于兩个人的衣服穿在一个人的身上。你別那么乱动啊，不然特意展平的棉花又要掉下来啦。”我只好听他吩咐。別人都脫得一絲不挂。但是我仍然穿着一件襯衣睡下了。

被积垢和油泥污染得漆黑发亮的被褥，凉得好象蒙上了

一层薄冰。我大气不出地忍耐着。那个独眼汉的脚在我的鼻头上散发着“水袜子”的臭味。“啊——啊，让我做个好梦吧……”独眼汉朝着屋顶发出破锣般的声音。“要是只有一只眼睛，梦也只能梦见一半呀。”在他旁边的被窝里有人打趣道。独眼汉也不甘示弱地回敬了一句：“胡说八道！真正好的东西，还非用一只眼来看不成哩。从小窟窿往里瞅就只需要一只眼。眼睛才不需要两只呢！”大家都怪有趣地哄笑起来。外边的风雪仍然猛烈地咆哮着。但是被窝里却渐渐暖和起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忘掉一切，终于进入了矿山的第一个梦乡。

“再脱得光一些，用咱们浑身的热气把被窝温暖起来。”那个碎嘴唠叨但心地和善的独眼汉的这句话，如今仍然在我的心里回响着。那陈旧腐朽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外壳，脱一层又脱一层，但仍然不容易变得赤裸裸的，刚说把它脱掉了，身上又可能套上干瘪瘪的教条主义的外壳。但是伙伴们教导我说：“现在已经到的时候了，如果再不把这一切抛弃掉就将一事无成了。”而且矸子山也是这样教导我的。无论用何种力量也不能从外边点燃起火来的“黑色冰山”似的矸子山，在巨大沉重的压力下，从深邃的内部开始发火燃烧起来了。到了这种时候，已经不是任何力量可以从外部扑灭的了。我想和矸子石一样变成赤裸裸的，鑽到矸子山底下，和伙伴们紧紧靠在一起，象一团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起来。我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原想一口气跑上矸子山的山巅去插上一面红旗，但是却头朝下一直滚到了山脚底下。



“煎黄連”笑了

提起背振千次不爱讲话、不爱答理人这一点，简直是出了名。矿上的伙伴们没有一个人叫他的真名，都叫他“煎黄连”①。

这样叫他是因为千次这家伙一年到头不大讲话，不露一次笑脸，就象喝了“煎黄连”似的摆着一副哭丧的脸孔。

当大伙儿商量着打赌，说谁能逗笑了“煎黄连”，就请他喝一升酒的时候，工长源助大叔这样说道：“你们真是‘瞎子打灯笼，白费蜡’。大概是祖辈相传的。要想看他的笑脸，简直象打算在矿井底下拜太阳，就跟他从头顶上放不出屁来一样。”大伙儿听了哄笑起来，打赌的话也象屁一样地消失得无影无

踪了。

“給你，飯盒，”

“……………”

“呸，水壺，還有，手巾，沒有忘帶的東西了？”

“……………”

因為半身不遂一直躺着的媽媽也在被窩里轉動着不灵活的舌头，問道：“忘記帶護身符了吧？”

“……………”

千次一句話也不回答，只顧穿上水襪子，打好綁腿，站起身來。

“祝爹爹平安！”千次的妻子靜惠抱着出生一百多天的獨子正兒，象給千次送別似地彎下身。正兒正呆着臉孔看他的父親。

“這小東西總是一點也不討人喜歡。”千次用手指戳着孩子的腮幫子，好容易才開了腔。

“象你嘛。不過，我要是逗逗他，可真愛笑啦。再說，你整天繃着個臉子，光讓孩子笑，真太不講理了。你應該笑給他看看啊……”

“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能笑得出來嗎！”

千次拖着沉重的步子出去了。十點鐘下井的汽笛响彻了夜空。媽媽在被窩里合上掌，向神龜禱告着：

“請保佑千次今天也平平安安的；保佑小孫兒不要學他父親那樣的倔脾氣，長成一個笑嘻嘻的好孩子。”

① “煎黃連”是背誦千次的諧音，兩者日本話的讀音相似。

人生真是沒有意思！別說笑啦，能忍住不哭就不容易了。

“他媽的，又把釵子卡住了。”正在打眼的副工長五郎用拳头搗着风鑽怒号着。

“畜生，簡直是撈泥鳅嘛！”运煤工阿昭一边在沒膝的泥水里清除着矸石，一边发着牢骚。

“躲开！好險！”工長源大叔剛用鎬头一碰，一块象席子大小的矸石就通地一声塌落下来，跌了个粉碎。从頂板的裂縫里象瀑布般地淌下水来。瓦斯噴出来，吹得水咕嚕咕嚕地冒得很高。頂板一块接一块地往下塌。因为太危險不能干活，請求暫行中止开采，最低限度等先把排水溝挖好了以后再行开采，可是公司里的家伙們說要赶快找到断层后边的煤层，根本不理这一套。

受伤的人增多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資减少了。

“他媽的！”

“他媽的！”

“他媽的！”

大伙儿都咬紧牙关，今天又在地獄一般的掌子上干起活来。千次也象喝了一升黃連似的，哭喪着臉子裝矸石、推斗車。

“喂——鈴木——”管理員在远处用小試錘^①喀喀地敲了几下通风管，向工長源大叔吆喝起来。这个家伙——听說是剛从学校毕业出来的管理員，对于年紀和他父亲差不多的源大叔也呼名喚姓地直叫。

① 地質工作人員及采礦技術人員用的一種小錘，呈鸚鵡嘴型。

“唉，唉，又要挨一頓訓羅！”源大叔嘩啦嘩啦地蹬着水向管理員那邊跑去了。

“有事就應該自己來嘛。把我們支使在水里干活，而自己却連水袜子的底都怕沾濕了。”

“我們豁出性命來干活，他却等不到下班時間就上去了。碰巧我們有時候早下一會兒班，他又該說什麼還差十五分啦等等，躺在那兒不肯給傳票上蓋章。”

“他自以為和咱們不是一種人唄。”

“走着瞧，看我不給他個厲害才怪哩。”

“不過，這個野蠻傢伙到底有什麼事呀？”

“反正沒有什麼好事。”

大伙兒歇下手，一面望着慢騰騰地轉回來的工長，一面七嘴八舌地議論着。只有千次一個人，還和往常一樣，不聲不響地繼續清除着矸石。

果然不出所料，不是什麼好事。

“我當是什麼事，原來是讓咱們停下手來排水哩。”

“什麼？總經理來視察，他媽的，欺侮人也得有個分寸。”

“過去我們要求過，不然就沒法干活，嘴都磨破了也不讓挖，可是現在……”

“首先你瞧瞧，即使再賣力氣，到早晨溝也挖不完呀！離卷道^①還足有五百米呢。”

“說什麼讓咱們把水裝到煤車里運走？”

“煤車車底有窟窿呀。”

① 卷道是從坑下到坑上的主要運輸道。因那運輸車廂被鋼纜拖上送下如舒卷着一般。分運煤卷道和載人卷道兩種。

“嘖、把窟窿用木栓塞住。真有一套，人要是野蛮了，勁腦筋的地方也和常人不同。”

可是事情不得解決，只好遵從管理員的命令，着手排水。

“唉，唉，這麼大年紀真沒有白活呀。雖然裝了四十多年的煤，可是裝水還是頭一遭哩。”源大叔長吁短嘆地說。

“要是那個野蛮傢伙今天再提前下班，咱們可跟他沒完。”五郎嚷道。

“他媽的！”

“他媽的！”

“他媽的！”

大伙兒一面叫嚷一面掏着水。千次的臉色哭喪得越厲害了，他正用洋鐵桶把水倒到煤車里，泥水濺滿了臉。

好容易把水排完了。終於連帶來的飯盒都沒有顧得吃。大家累成了一灘泥，正要歇下來喘口氣的時候，管理員又跑來了。雖然水排光了，但坑道里却泡成一灘爛泥。管理員那傢伙对大家連一句“道勞”的話都沒有說，光怕弄髒了自己的水袜子，從墊木上一步一跳地來到掌子上，用不懷好意的眼神，瞅瞅這兒，瞧瞧那兒。然後又彎下腰敲敲頂板，蠻橫地叫道：“喂，鈴木！這不危險嗎！為什麼不再支一個架子呢？”

“不過，要不等放完了炮再支，立刻就會給崩倒的。”

“可不能忽視安全呀！”管理員威風凜凜地說，“還有，在不好走的路上鋪上煤！”

“啊，把煤——鋪到路上？”

“要不然，滑倒了會受傷的。同時也影響工作效率呀！聽見了嗎？要是不把這些活干完，就不讓你們下班。我還要來看

一趟。”

管理員这家伙一边用戴着雪白手套的手磨擦着精光閃亮的小試錘，一边惡狠狠地扫了大伙儿一眼，然后悠閑地轉身走了。瓦斯的噴气声愈高了。

阿秀不吭一声，鼓足了勁把洋鉄桶一脚踢开了。洋鉄桶碰到通风管上发出震耳的巨响，并引起了“嗡、嗡”的回音，在漆黑的坑道里拖着轟轟不絕的尾声消失了。

“我也干够了！”五郎这时才开了腔，“大伙儿都听我說，咱們咬着牙一直忍耐到了現在。可是再也不能忍耐了。碰到这个断层以后，不是已經有三个人受了重伤嗎！忽視安全的是誰？不是为了維護咱們生命的安全，而是做給總經理看的安全。还有，为了讓總經理走着方便就叫鋪上煤块，反过来，我們就是拿上去一块煤，也要按偷煤处罰；要是在裝矸石的斗車里混着煤块，也要受到严厉的申斥。我坚决不願意这样干啦！我們大家一致拒絕吧！对吧，喂！”五郎用压抑住忿怒的腔調，結結巴巴地向大伙儿說出了自己的主張。

但是，工人中間也有惧怕企业管理人員的压力而不敢贊同的人。最后，只好采取多数表決的办法。每个人都說出了自己意見，結果分成了兩派：三个人贊成，三个人反对，末了就剩下“煎黃連”一个人了。

“那么，千次呢？”源大叔問道。贊成的和反对的人都用緊張的目光盯着千次的臉孔。在矿灯的集中照射下，千次把象喝了黃連的臉孔繃得緊緊的，站在那里不吱声。他茫然不知所措，感到一陣眩暈，于是合上眼。由远处傳来的送风机的隆隆声，夾杂在滴水声和瓦斯的噴气声当中，象风暴一般地送进

了他的耳鼓。在他的耳鼓里又仿佛很清晰地听到被担架抬上来的他父亲的呻吟声。这是十五年以前，千次十二岁那年冬天发生的事。……

千次睁开了眼。在他左边看到五郎等三个人的脸孔。那是坚决勇敢、精神抖擞的脸孔。千次一声也不吭，仍然紧绷着毫无表情的脸孔，慢腾腾地抬腿走到五郎他们这一列里来。他感到一股象熾热的铁流般的力量流入了他的脊背，于是挺直了腰板。这只是短短一瞬之间的事。在大伙儿的眼里，还只当千次是毫不犹豫就决定这样做的呢。

大伙儿拥到了井下办公室。提出了现场工人拒绝作业的决议。管理员慌了。但他还故作镇静地问道：“噢，这样做，你们知道会落个什么结局吗？”

刹那间，在人群中有一股动摇的暗流象风一般地掠过。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千次不慌不忙地开了腔：

“俺们再也不愿意在你这头野兽手下干活了。实在对不起，请你不要再当管理员了。”

千次用仿佛当真抱歉似的口气说，但是他的声调却有岩石般的沉重。管理员那只握紧小试锤、戴着白手套的手哆哆嗦嗦地颤抖起来。

“说得对，一块儿到采煤课去吧？”五郎嚷道。

“在工作时间不许擅自离开工作现场，遵照我的命令进行作业！”

“好！那就把工会主席和课长叫到这儿来吧。在这儿一样可以解决问题！”

五郎开始打电话，用力摇了几下铃。千次仍然哭丧着脸瞪

着管理員。

斗争的火焰燒起来了。課長来了。矿長来了。工会主席来了。工会干部也来了。别的部門下了班的伙伴們也蜂拥赶来支援。

緊張的气氛使狭小的井下办公室沸騰起来。工会方面主張讓蛮橫无理的管理人員負全部責任。公司方面却百般狡辯，企图推卸責任。

“好，在得到誠意的答复以前，只好从今天第一班起，全井工人一致拒絕下井，你們看怎么样？”工会方面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公司方面慌了。因为總經理今天还要来視察，于是承認撤換管理員，并且应允給管理員以反省的处分。

大伙儿臉上頓时象受到朝阳照射似的，洋溢出欢笑，不約而同地涌出了雄壯的歌声。

保卫民族的自由，
起来吧，祖國的劳动者……

大伙儿手挽着手，挺起胸膛繼續唱下去：

我們要用正义的熱血赶走民族的敌人——卖国賊。

个子不高的千次象被兩边的人拥抱起来似的，在圍得水泄不通的人层中晃动着，他連歌也不唱，用冷冰冰的目光盯着頂板。

在从陡得令人連气也喘不出来的坑道里走上去的时候，歌声仍然繼續着；在开足馬力往上升的載人卷車的震耳欲聾的噪音中，也一直沒有停歇。

“小千子，謝謝你！我們這次的勝利多虧小千子啊！”前邊座位上的阿昭回過身來搖撼着千次的手腕叫道。

後邊座位上的阿秀也探過身來覷着千次的臉孔叫起來：

“這一程子也沒有碰到這樣痛快的事了，真高興，我真高興得不得了，千子也高興吧？”

千次仍然繃着冷冰冰的臉孔，一聲不吭，只顧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寫滿罵企業管理人員詞句的載人卷車的車頂。

“真比不了千次啊，他才應該最高興呀。這時候不笑，什麼時候才笑呢！到了兒是‘煎黃連’啊。”阿秀感到有些失望，撤回身子，又唱了起來。快到坑口了。載人卷車載着嘹亮的歌聲在可以嗅到外部清爽空氣的坑道里轟隆隆地上升着。

“回來得晚了啊。我一直懸着心：以為坑里出了什麼事了。加班了？喲，帶去的飯盒都沒有吃，喲，怎麼啦？”

千次也不答腔，走上廚房，往火爐邊一坐，大聲吆喝道：

“燒酒！”

“噯，大清早起的。等洗完澡再喝多好啊。”

“……………”

“這人真難對付！是不是在坑里跟人打架來着？”

“真羅嗦！快拿出來！”千次又嚷起來。上次喝剩下的一合^①多燒酒還沒有等送到跟前，千次就一口氣喝干了，把空瓶擱在妻子的面前。

“唉，真膩死人。”靜惠嘴上雖然埋怨，但她卻是一個心地善良、溫柔體貼的妻子。靜惠心想：一定是有什麼十分不順

① 約合我國六兩。

心的事，愛喝多少就讓他喝多少，也許就能消了氣吧……她連忙跑向酒店去了。

空着肚子喝酒，一會兒就醉了。千次一轉身就躺在正熟睡的孩子的身旁。千次呆呆地瞅着孩子的小臉。千次的臉色漸漸開朗，兩頰露出一絲笑容。

“唔唔唔，叭！”千次張開大嘴冲着孩子笑起來。

孩子居然也抿着小嘴笑了。

“啊，居然笑了。”千次慌慌張張地往起一跳，抱起孩子跑到隔壁的堂屋里：

“喂，奶奶，不得了，不得了，出了不得了的事了。”

“你說什麼？到底怎……怎麼啦……？”

奶奶看見千次抱着孩子變顏變色地跑進來，大吃一驚：

“該不是燙……燙傷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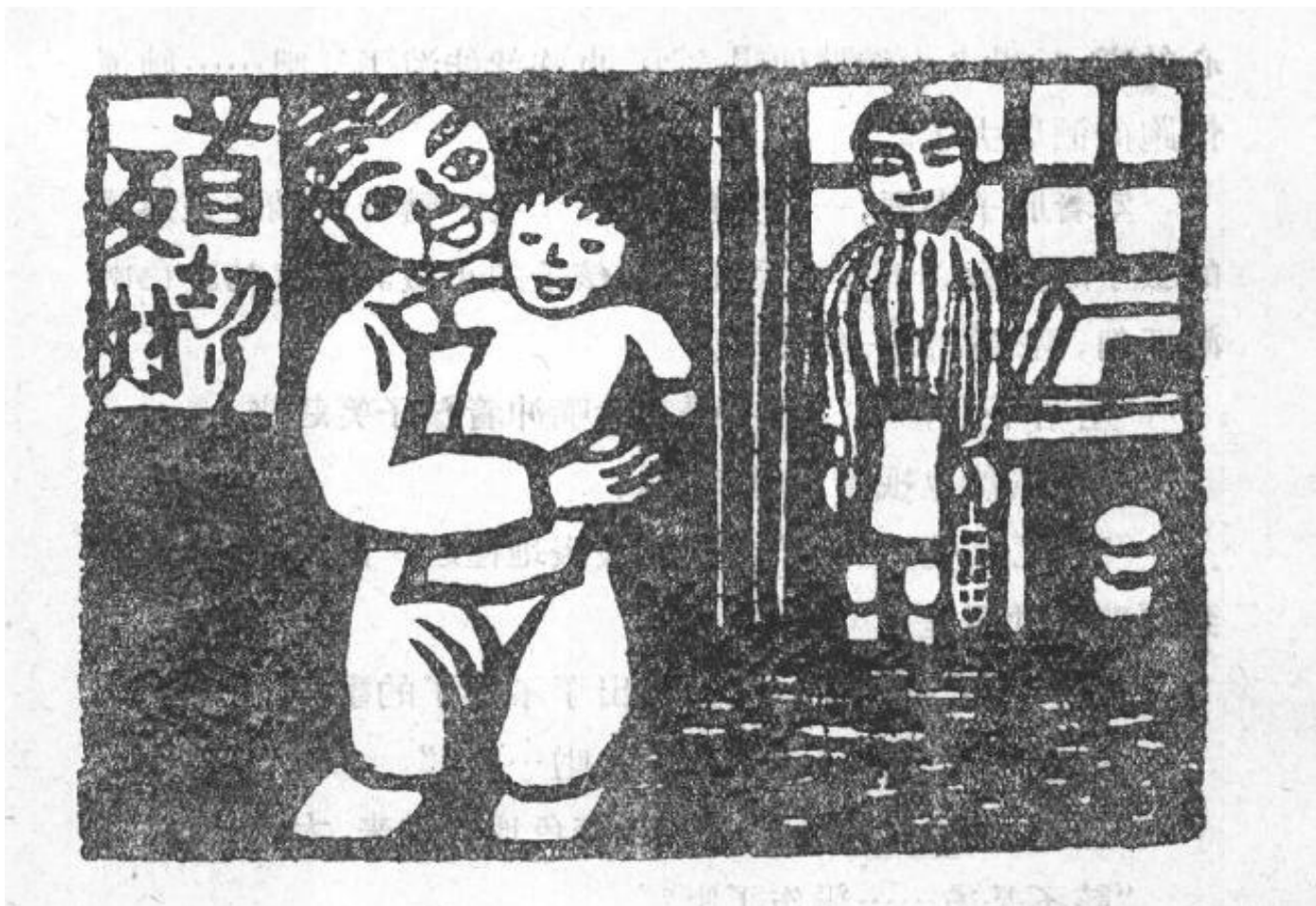
“燙傷？您別瞎扯了。並不是那種無關緊要的事，我說是小崽子笑了！小東西到底也笑起來了！”千次簡直高興得不得了。千次伸出胳膊把孩子高高舉起，在房間里轉着圈子跳起舞來。

“敢情是這麼一回事呀。不過，你聽我說，你那樣跳來跳去，可要把孩子的頭碰到屋頂上呀。還有你那身濕漉漉的工作服把孩子的小衣裳都要沾濕了呀。”

奶奶在被窩里一面担着心，一面瞅着兒子從來也沒有露過的笑臉，仿佛象做夢似地看呆了。

“喲！”好容易敲開酒店的門打回酒來的靜惠大吃一驚，在厨房里楞住了。千次仍然跳來跳去：

“唔唔唔，叭！”



“啊哈哈，他媽的，小东西到底笑了！”

他又說又跳，而且有时用破鑼般的嗓子反复地唱着不合轍的歌詞：

前进，前进，紧紧地团结起来，
民族独立行动队，向前，向前，向前进！

千次只会唱这一点儿，而且这一点儿还是今天在矿井里听大家唱了才学会的。

“唔唔，呸！”

“哈哈哈哈哈，居然笑了！”

“居然又笑了！”

向前，向前，向前进啊！

“我还当是跟人打完架回来喝闷酒呢，这个人真……嚯，这且不去管他吧。这个人居然也笑了！这个人居然笑得这么高兴！再说，从来也没有唱过歌的人居然也这样跳来跳去！……”一直注视着父子俩这幅幸福情景的静惠，热泪夺眶而出，止也止不住了。



大家一条心

“哎哟，好危险！”后面的一个人好象往前一靠似地倒下来，在这危险的当儿，山田一把接住了。正顺着又窄又陡的山路默默地往下走的一行八个人，立刻一窝蜂似地围上来。

“怎么啦？”

“怎么啦？”

“不好，这可不得了！”大家一面瞅着被山田的粗壮手臂抱起来的女工那副失去血色的土黄色脸孔，一面担心地喊叫起来。

“别吵！”山田制止住大家，“不要紧，这不过是一时的头晕，只要找个地方让她凉快凉快就会好的。”

“那么，我们就去求求大师堂^①吧！”正要下山回到工棚去吃午饭的一行人，又折回来，顺着山路向他们工地附近的大师堂走去。

一行人由抱着急病病人的山田率领着，满脸带着愤慨和忧郁的阴影，低着头喘吁吁地向山上走去。伙伴当中年纪最轻的松尾跟在人们的紧后面，他朝着眼前仿佛是压在自己头顶上的高耸入云的黑黝黝的大山，喊起来：

“‘玉米花’大婶，坚强地活下去！”

“兴和组”是承包被洪水冲垮的龙王河堤壩修复工程的土木建筑公司，这公司对工人的压榨简直太不象话了。材料场设在下游地方，离工地有二百多米，从那里搬运材料，虽然工价是：菱形石每块一百元^②，砂土每方八百元，石子每方七百元；然而这是一件有生命危险的工作，因为在坡度将近三十度的山路上象爬行似地进行搬运，不仅效率很低，而且万一失足，就要掉进深谷的激流里。随着气温的升高，原来就低的工作效率越发降低了，同时公司又停发工资了。曾经一度有过二十多人的伙伴们，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连倔强的朝鲜工人们都走了。想走却走投无路的这八个伙伴，由于一个多月不发工资，一边挨着饿，一边象求神拜佛似地求得了公司方面答应在盂兰节前发给工资的一句空话坚持到现在。但是，过了双方约定的盂兰节，公司不仅没有发给大家分文的工资，反

① 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寺院里供奉弘法大师的佛堂。

② 日本每百元约合我国人民币六角六分。

而給增加了一名象惡鬼一般的監工員。又過了三天，“玉米花”大嬸終於在今天暈倒了。

看管大師堂的和善的老太婆很痛快地把佛堂借給了他們。在伙伴們熱情照看下，不多一会儿，“玉米花”大嬸的精神就恢復了。大家松了一口氣，決定順便在這兒吃午飯，大家聚集在堂檐下面，開始吃起飯盒里帶來的粗糲的飯食。帶來大麥飯的人，每人都勻出一些來給病人吃。而病人所帶來的用玉米炒成的玉米花，則在吃完飯盒里的飯以後，每人分吃了一把。自從害肺病的丈夫被煤礦解雇以後就擔負起全家生活的這位女工，在劇烈的勞動後所吃到的干糧，經常只是五元錢一袋的玉米花。……

長此以往，遲早大家也只能落個象“玉米花”大嬸一樣的結局。——伙伴們一粒一粒地嚼着微帶苦味的玉米花，心里覺着比往常分外沉重。雖然有人裝做快活的样子說些笑話，但也沒有象往常一樣引起大家的哄笑。只有蟬在樹林的濃蔭深處鳴叫得愈加響亮起來。

在古老的大師堂里，充滿了沉悶的空氣，但是過了不久，由於偶然的機會，竟意想不到地頓時變得開朗起來，並且引起了一陣激昂無比的興奮。引起這種變化的，原來是包玉米花的一張舊報紙和松尾由佛壇角里找來的一個硯台。

這個十九歲的小伙子，由於在這陰沉的空氣里待不慣，因而百無聊賴地在堂里東張西望着，後來偶然發現了一個硯台，就高興得象手里拿着蠟筆的小孩一樣，把滿是皺折的舊報紙鋪平，開始亂寫起來。伙伴們起初只是用無神的眼光呆呆地望着他的筆尖，後來却三個、五個地閃着炯炯的目光聚攏到報紙

的周圍來。

這一支禿筆，在响亮的歡笑、談諧的叫喊和打趣聲的漩渦里，一個挨一個地在伙伴們的手里象互相爭奪似地傳來傳去，一眨眼的工夫，報紙上就布滿了各式各樣的亂寫的詞句。在這廟會般的喧鬧氣氛里，連原來躺着的“玉米花”大嬸也爬過來加入到伙伴當中。

提起他們的快活和喧鬧的情形來，比小學生上書法自習課的時候還要厲害。至於他們到底寫了些什么呢？舉個例子來說吧：在煤礦上失去了手指的奧村大伯，用仅有的兩根手指緊緊地握住毛筆，給老板畫了個象。那副向下搭拉着的小八字胡簡直是維妙維肖，於是大家都拍手笑起來。接着，星野大嬸用每個字都向下斜的拙劣字體，一字不苟地寫了些辱罵長胡子監工員的話，大家看了都捧着肚子笑得差一點直不起腰來。

離開小學就沒有再拿過一次筆的伙伴們，就這樣，在一張舊報紙上，亂七八糟地塗滿了對於凶惡的老板和監工員所懷的積忿、諷刺、抗議和詛咒的語句。他們被太陽晒得黝黑的臉孔，越來越閃着光芒，由於經常拿着鎬頭、鐵鍬和木耙變得象多節的樹干一般的双手，握住毛筆歡喜得顫動起來。

蟬的鳴叫聲、河里的流水聲，已經從他們的耳鼓里遠遠地消失了。

“正面反面都成了漆黑一團啦，寫個大的吧！來寫個頂大的瞧瞧吧！”旁邊的熊西老头對着握住毛筆正在尋找空白地方的山田，揮動拳頭鼓勵着。

“嗯。”山田神秘地點點頭，用上渾身的力量，把臉憋得通

紅，仿佛要把滿紙的字迹抹掉似地，开始写起大字来。他那被汗水湿透了的胳膊上的坚实肌肉，每写一个字，便高高地鼓起来。

——淨吃玉米花，能干活嗎？——

“噫，写得不坏啊，好，这回我还能再輸給小伙子嗎！”熊大叔一把搶过笔来，象蛤蟆似地趴在报纸上，揮动手腕写道：

——坚决举行罢工！——

“光你們男人写还行！”可以称得起巾幗英雄的吉村大嬸从熊大叔手里把笔抽过来，撅起肥大的屁股，一面摆晃着一面写道：

——立刻发給工資！——

“好啊，好啊！”

“說得对呀！”

大家眼里閃耀着兴奋无比的光輝，发出了震耳的喝采声。

“啊，心里可痛快啦！满肚子的郁闷象一下子就消失了似的！”

“心里的事情还是應該写出来呀！”

“乱写这个东西，真是不論多大年紀的人都是可以写的啊！就仿佛自己变成了小孩似的。”

“固然是乱写，可是，扔在这里也太可惜啊。哪儿好呢，把它挂到一个高高的容易看到的地方怎么样？”

“噫。对啦！”松尾嘿嘿地微笑着，拿起报纸从堂上往下

一跳，朝着矗立在院子里的許多菩薩石象当中一个最高的石象跑去。

“哈哈哈哈哈，这一手干得太漂亮啦！簡直象給它披上了一件袈裟呢。”

“不过，菩薩讓人給披上了一件意想不到的袈裟呀。”

“菩薩他老人家也許要吃惊不小哩！”

“可是，这样从远处望来，咱们的字也不是完全看得的啊。倒象是哪个工会的通告哩！”

大家簡直覺得太滿意了，百看不厌地仰望着挂在菩薩胸前的报纸，哄笑着。太阳在当空高高地燃燒着。

“啊！不好，流星来啦！”当大家跟着这句话轉过头来的时候，工地监工員权藤已經从大門的石桥上跨过来了。权藤这家伙是“兴和組”土木建筑公司过丸老板的一名爪牙。因为他身上从后背到肩膀滿滿地刺上了一条追赶流星的龙，所以工人们对他又是惧怕，又是厌恶，管他叫做“流星”或者是“杀人的流星”。本来他在两个多月以前，从这个工地調到别的工地去了，但是由于剛才所提到的这个工地的工程进展迟緩，所以在三天前又回到了这个工地上。

松尾慌慌張張地剛要站起来，山田把他按住了。大家都坚决地点点头。他們一会儿望望搖晃着肩膀走来的权藤；一会儿望望在正午太阳照射下閃着光芒的菩薩象的前胸，屏住了气息。果然不出所料，权藤看到那張报纸了。他在菩薩象前抬起头来，从墨鏡底下把报纸上的詞句看了半晌。过了不久，他发出响亮的脚步声，逼到伙伴们跟前来了。

权藤的眼睛骨碌碌地在大家的身上扫了片刻，然后用嘶

啞的声調說道：

“不見你們下來吃午飯，我以為誰是出了事故啦，跑來一看，原來你們在這裡鬧成這種樣子。哼！提的這些要求倒滿有一套！到底是哪個傢伙寫的？”

“就是你沒有寫。嘿嘿嘿……”熊西大叔眼睛直瞅着菩薩象的前胸，用不緊不慢的口吻說。

“哼，要罷工，嘴上說的倒象個好漢似地滿神氣，算啦，能罷就罷罷看！過后再來哭一鼻子，我可管不着！”

“啊哈哈，”熊大叔就在這時高聲大笑起來，“怎麼你是個缺心眼的人啊！啊哈哈……竟然把亂寫的東西當成真事啦，那是亂寫的呀！哈哈……”

這時大伙也異口同音地笑起來。

“啊哈哈，世界上也真有有眼睛看不見的人呀！噢，監工員先生。”熊大叔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做夢也想不到是亂寫的叔藤，在伙伴們的哄笑聲中，簡直無地自容了：“這，這點事當然我是知道的。不過，即使是亂寫也好，不是亂寫也好——”

“對啦。即使是亂寫也好，”山田握住拳頭噲地往起一站叫道：“寫的都是真情實話。是我們心里的話，就象指甲蓋里的泥那麼一丁點兒的虛假都沒有！我們是以什麼樣兒的心情忍耐到今天的，哪怕是一次也好，公司里替我們設想過嗎？”

“對啦！”

“是真的！”

大家一齊站起來，氣勢洶洶地把叔藤圍在當中，把滿腹的不滿和積忿都向他傾瀉下來，並提出了要求，可憐叔藤這家

伙，連一句話都沒有容得插进去，就被大家彻底地斗垮了。

“你們这般东西，哼，現在变得了不起啦！在这儿等着吧，馬上答复你們，要是偷跑了我可不答应！”“流星”这家伙惱恨地顫抖着嘴唇，临走的时候說了这么一番話，在阴暗的密林中消失了。

权藤这家伙怒冲冲地回到工地事务所，一进门就冷不防揪住另一个监工員大川的衣領，揍起来：

“你这个畜生，把我的臉都給丟尽了。”

“什……什么，大哥，我并没有什么……”

“还說没有什么呢。你这个畜生，我只走了两个月的工夫，就叫那班臭工人鬧翻了天。”

一提起“流星”来，無論是怎么强悍的工人都不敢吭声，过去一向沒有受到任何反抗的他，由于今天头一次受到侮辱而暴躁如雷：

“当我在的时候沒讓他們說过一句話呀！他們比猫还馴順呢！他媽的，就是你这个畜生把他們慣坏的，他們都象瘋狗一样啦。”

“沒有那么回事，絕對沒有！”大川一面困难地喘着气，一面分辯着，“只是因为連工資也不发，又支使得太厉害……”

“什么，因为不发工資？哼，胡謔也得有个分寸。你不去把錢取回来，还要……”

“这話可是你說的呀，那么你取来給咱們瞧瞧！”

“噢，好啦，我就取来給你瞧瞧！”真是“你有来言，他有去語”，权藤这家伙說完就把大川推倒在地，踢开事务所的房門，跑下山去，到“兴和組”土木建筑公司总管理处大鬧起来。

当高高的太阳渐渐西斜，阴暗的杉树林的阴影复盖到老朽的大师堂的屋顶上，紫色云雾开始飘蕩的时候，权藤才出现在伙伴们的面前。

“一定是要解雇喽！”

“领不到工资还要解雇，受得了嘛！非彻底地跟他闹一场不可！”

“对啦！我们还能认输嘛！”

大家在菩萨石象周围坐成了一圈，每当烧燃着的目光互相接触的时候，就坚决地点点头，然后抬起头来，仰望着那张报纸，在当初这还只是大家乱写的一张报纸，如今却变成了一张大家所签署的斗争指令，同时也是把伙伴们的心连结在一起的一面旗帜。

可是，当权藤来到大伙跟前的时候，他一言不发地把捆成一叠的工资袋摔到地上，也不看大伙的脸孔，只恶狠狠地瞪了报纸一眼，转身就走开了。

在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用傻呆呆的表情，望着慢吞吞地走去的“流星”的孤独的背影和工资袋。

他们象做梦似地握紧工资袋，又象被吸引着似地重新聚集到菩萨象的周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张报纸。这样一来，感动的热血在他们的胸膛里沸腾起来，两颊现出笑容；他们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象要互相把身体拥抱在一起的强烈欲望。

“这样一来，从明天起可就能吃上大米饭喽！”

“干起活来也有劲喽！”

“嗯。而且——”



“噫。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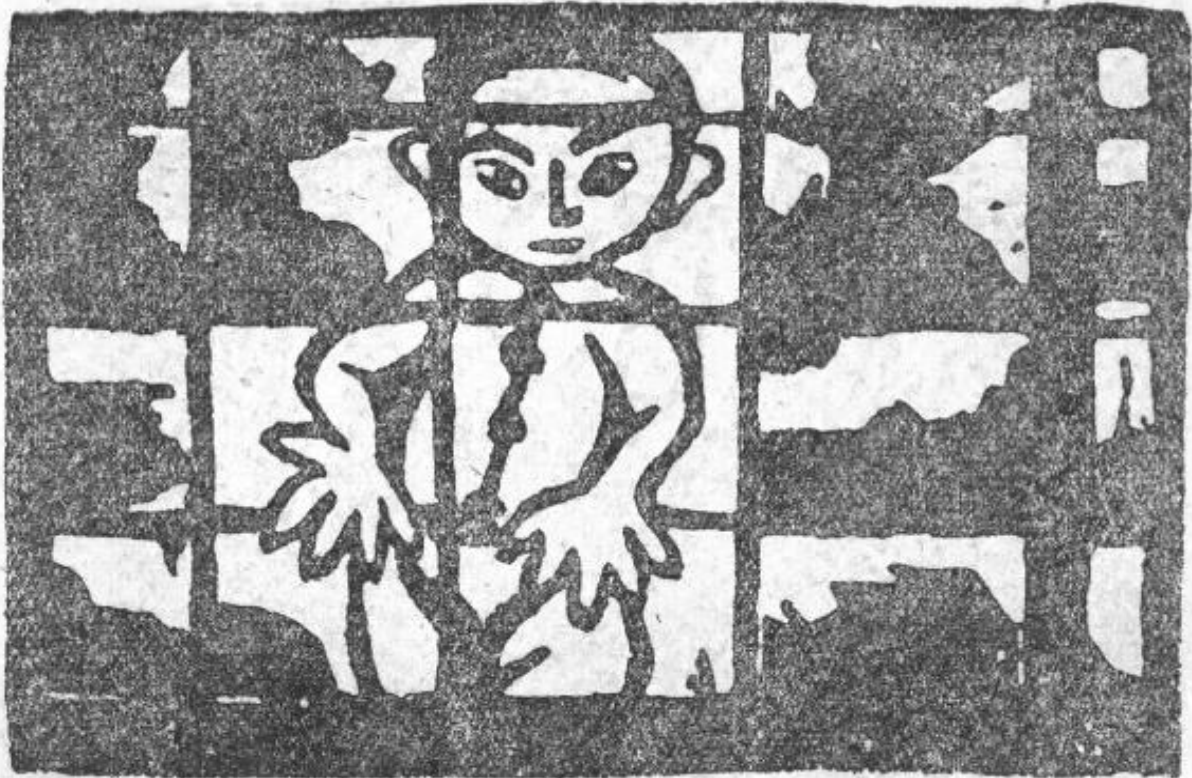
他們一边用純朴的眼神彼此交換着第一次覺醒了的決心和希望，開始走下山去，並不時回過頭來張望着那張決定貼在菩薩象前留做紀念的報紙。

“更加大踏步地向前進！”松尾從最後面用年輕熱情的聲音喊道。

“更加大踏步地向前進！”

“更加大踏步地向前進！”

他們在晚霞籠罩着的天空下一邊喊叫着，一邊向前走去。
大踏步地向前進！



第一次发言

不久就要到放水的时间了，在放水时间到来以前非把宝宝哄睡不可，阿民正焦急地躺在那儿喂奶的时候，由于连夜的睡眠不足和清早起来到现在的劳累，不知在什么时候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恍恍惚惚地听到有人在远处叫喊的声音，她才睁开眼睛，抬起了沉重的脑袋。孩子猛然藏起脸来，只从千瘡百孔的拉門里把滿是泥的手伸进来，喊道：

“媽媽，还不給錢！”

“小声点！要不就把宝宝吵醒啦。”阿民压低声音說。

“說給还不赶快給！”

“要是哪儿有錢，媽媽还想要呢！”

“要不快給錢，拉洋片的就跑啦！”

“有跑的地方嗎！媽媽也想跑呢！”阿民不由地大声叫起来。

宝宝睜开眼哭起来了。外边开始响起一陣陣急促的脚步声。阿民连忙爬起来，把正在哭鬧着的宝宝捆在脊背上，跑到外边去了。

这两排二十所房子只有一个自来水站，在自来水站旁边的簡陋的木板棚子下面，挤滿了排队等水的主妇們。排成一列的水桶行列，从自来水龙头那里長長地延伸开来。纖細的水流象就要中断似地向下流着，主妇們一面耐着性子，等待着緩慢地向前移动的水桶行列，一面嘖嘖喳喳、津津有味地开着“水边會議”。

“阿民姐，水都溢出来啦。”阿民正在寻思明天配給米非領不可了，但米錢却一点指望都沒有……这时候，听人家这么一說，才猛然醒悟过来，慌忙換上另一只水桶，仿佛很难为情似地說：

“最近头总是迷迷糊糊的……”

“是的，是的。这样的連雨天再要繼續下去，腦子里也要发霉啦。”旁边的阿秀应酬似地說完，然后怨恨地瞅着仿佛就要下起雨来的阴暗天空，用冷靜的口气加上了一句：“啊——到了現在，怎么不往下落一千元一張的鈔票呢，这儿那儿地……”

好容易打完水，再把丈夫的工作服、宝宝的尿布和其他堆积如山的髒东西洗完以后，阿民累成了一灘泥，一劲也不想动了。在狹窄的房間里拉上繩子，搭滿洗完了的东西，她茫然若失地坐在那下面給宝宝喂奶。为了要早一点烘干，在工作服下面放了一盆炭火，她一面用无神的眼光望着从工作服上繚繞上升的水汽，一面又在盤算着明天的米錢。她左思右想也沒想出一个門路来。只是无缘无故地生起气来。而且为什么要生气，自己也弄不清楚，因此越发使她生起气来。

前面的房門开了。阿民驀地喊了一声：

“無論回来多少趟也不給你錢！”

“啊，真吓死人！差点把我的魂都吓掉啦！”这样說着伸进头来的不是孩子而是街道上的女工部的班長。由于患砂眼眼角都爛紅了的班長，用威风凜凜的腔調发号施令似地說：

“走吧，阿民姐，我們一道找矿長去吧！”

“咦，矿長？”

“当然是嘍，当然是到矿長那里去嘍。我們再給勞务課長那个大混蛋低声下气地哀告，不是也得不到結果嗎！所以才請工会委员会的女工部長到这里来，打算和矿長举行面对面的談判哩！可是光凭几个干部是不能施加压力的，因而才决定尽量地发动大家去支援呢。走吧，快点走吧！如果这次还是吝嗇地不給安装自来水，那咱們就对他們說：不讓我們的丈夫去上工啦！”

“甯，別开玩笑啦！象我这样既沒有學問又沒有口才的妇道人家，到那些地方去也只是碍手碍脚的，你听我說，求求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把我免了吧！”阿民万分为难地拒絕

了。她最怕的就是那些“公司的關人”。

可是街道上的女工部的班長說，不用她講一句話，只要是跟着來就可以，於是阿民被班長牽着手死拉活拽地拖得站起身來。

礦長的辦公室在高高的山岡上，往下可以一眼望到一幢幢倉庫般的屋頂，那就是“關押”着工人的東倒西歪的黑黝黝的房子。從那里望去，宛如站在高大石頭圍牆上的地主的宅子里向外眺望一樣，下面礦工們住的倉庫般的房子，就象是佃戶的田地的畦畝，又矮又小。

在女工部長和工會幹部率領下，主婦們陸陸續續地順着坡路向那個山岡走去，阿民把傘略略撐開一點，象要把臉遮住似地跟在最後面。

等快要來到礦長室門前的時候，她的兩條腿直打哆嗦，覺得一步也走不動了。她低下頭，縮着肩膀，躲在主婦們的身後邊，怯生生地走進了礦長室。她躲在寬敞的礦長室的屋角里，悄悄地抬起頭來。

阿民生下來就是一個礦工的女兒，在她的記憶里，有一件畢生難忘的事情。當她透過主婦們的肩膀悄悄地偷看礦長的臉孔的那一剎那，這段悲慘的回憶又在她的腦海里很清晰地浮現出來……

……這是阿民在小學五年級上學的那年晚秋。在連續幾天沒能帶飯盒到學校的日子里，有一天她實在餓得不能忍受，終於把同學的飯盒偷吃了。年輕的級任女教師拉她到校長室去請示處罰的辦法。校長和女教師悄悄地交談了片刻，過了不久；校長嘟囔了一句：“無論怎麼說，她也是‘煤黑子’的姑娘

啊！”說着對正在牆角里哭得出不來聲的阿民投來了憐憫的目光。如果是挨上一頓打，挨上一頓踢，或者受到嚴厲的處分，對於她這類因為自己犯了過錯而戰栗不止的幼小心靈來說，是多麼快慰啊。可是，由於是“煤黑子”的姑娘，不但不受處分，甚至不算過錯了。在人家的眼裡，也不過象野貓偷吃了魚一樣罷了。

從校長的目光裡，阿民很清楚地感覺到這一點。就在那天晚上，阿民摟緊父親哭鬧着說：“爸爸……爸爸……幹干煤礦……走吧……”

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很多年。但是校長的那雙眼睛、那種目光，今天仍然在“煤黑子”身上、在阿民身上閃耀着。

想到這裡，阿民感覺到一種使她坐立不寧的恐怖，仿佛身體都凍僵了似的。而且這種恐怖連她自己也形容不出，只覺得非常凶惡。她仿佛要把那種恐怖緊抱不放似地瑟瑟縮縮地站在那裡。

女工部的代表們向礦長提出了“給水喝！”的要求。她們說：因為沒有燒飯的水，甚至有時讓自己的丈夫不吃飯不帶飯盒就去上班；因為沒有洗衣裳的水，有時竟一連幾天穿着可以擰出汗水、沾滿煤末的工作服而不能替換；還有的時候，洗澡水很少，還沒不了肚臍；除此而外，她們還說出了壓在心裡的其他因為缺水而感到非常不便的情形，要求增加水的供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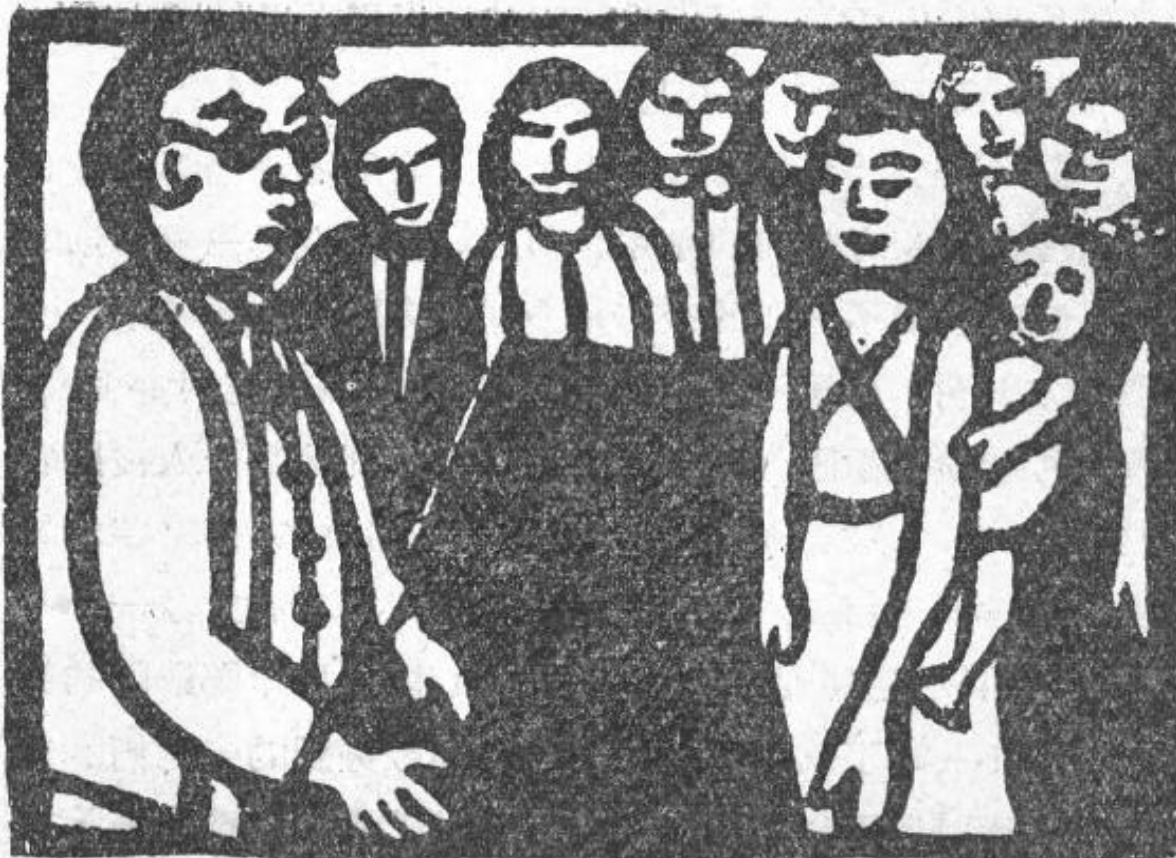
但是公司方面對於這些要求卻簡直是連聽都不屑於去聽一聽的。資本家們並沒有把今天在他們眼前訴說着充滿了血淚心事的主婦們當人看待。在他們眼裡，這些主婦只不過象附近河溝裡的泥鰍或者大眼魚鬧着多要一些水罷了。

矿長那家伙任意狡賴，講了半晌連指甲盖里的泥那么一丁点儿的誠意都沒有，末了儿竟然大模大样地这样說：

“即使諸位今天不說，我也很了解大家的困难情形。我也衷心希望使大家有足够的水用。但是，就象我再三解釋过的一样，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是公司为了克服目前的不景气所采取的方針啊。如果不奉行公司的方針，无限制地供給用水，那我就可能被撤职哩。說起来，为了大家即使我个人被撤职也絕不后悔。不过，我和大家一样，家屬也很多，还有年幼的孩子。这样一来第二天就会流浪在街头！我也和大家一样不願意餓死啊。嘿嘿嘿嘿！”矿長一面从心里发出卑鄙齷齪的笑声，一面扭头瞅了瞅站立兩旁的課長和劳务課的走狗們。走狗們撇着嘴露出了卑賤的諂笑，仿佛对矿長的这番話表示出贊同的意思。主妇們愤怒得握紧了拳头。

矿長臉上帶着嘲弄的笑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那么，我也很忙，就不再多陪各位了。”一面說着，一面就想离席他去。

“矿長！”女工部長尖声地把他叫住了。这时候在主妇們的身后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喂，矿長先生！”把孩子捆在脊背上的阿民，从主妇們中間挤过，跑了出来。矿長回过头来扫了她一眼。大概这个对矿工主妇的襤褸裝束已經司空見慣的矿長，今天重新看到阿民这身令人可怕的打扮也不禁皺起了眉头。这也难怪，因为乞丐当中也有許多人的穿着要比她好得多。跑出来的阿民，用手扶住放在地当中、揩拭得十分干淨的桌子，深深鞠了一躬，头差点都碰到桌面上了，后来又好象发覺自己碰到不應該去碰的东西，慌忙把手縮了回来。主妇們也都吃了一惊。公司方面的人也吃了一惊。于是兩方面的人



都用一种发呆的表情直勾勾地盯住这个意想不到的发言人。

“喂，矿长先生！”阿民又强努着嗓子喊住了矿长。当两个人的视线碰到一起的那一刹那，她慌忙把自己的充满恐惧的眼睛垂下来去看桌子。后来，她又好象刚刚下定决心似地毅然决然地抬起头来，接着就用入骨三分的目光狠命地盯住矿长的眼睛，结结巴巴地说道：

“喂，矿长先生！请您……不必发愁。如果矿长先生……因为给我们水吃……被公司撤职的话……我们一定……来养活您。……即使我们该吃的不吃……也要让矿长先生您吃得舒舒服服的。请您一切都不必发愁……放心好啦。即使我到……蘆屋的飞机场去……当伴伴儿①也要把您矿长先生……养得舒舒服服的。矿长先生，我绝不……撒谎。请您

相信……我說的話……”

“当时矿長那家伙的臉色呀……”

“这个，那个，也真有他說的！”

“簡直就象天翻地复似地吓得他臉色都变了，偷偷地就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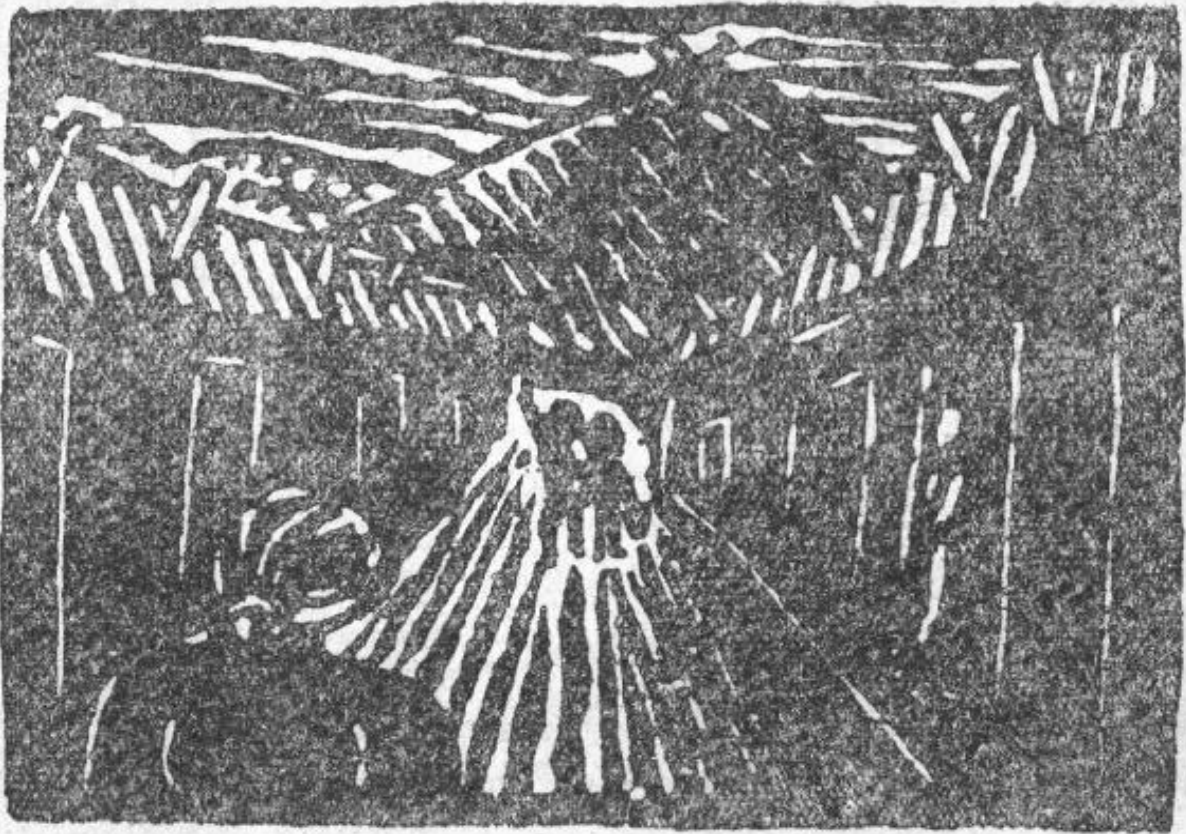
主妇們一面順着山路走下来，一面互相高声談論着，哄笑着，連矿長的粗暴言詞和这次交涉未得任何結果的事情都忘掉了。

阿民已經羞得連头都抬不起来了。她在心里自言自語地說：一定是我說了冒失話啦，不过請大家不要譏笑我，原諒我吧！因为連我自己都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时冲劲我就跑出来啦！是的，我只是希望讓他們承認咱也是人呀。

阿民斜打着傘，一面慢騰騰走下山来，一面用手拍着哭着要吃奶的孩子的屁股，溫柔地哄弄着：

“噢，好啦，好啦，好啦，……別哭啦，別哭啦……肚子餓了嗎……就到家嘍……回到家里，給你把奶喂得飽飽的……”

① 在日本專門陪伴美國軍人的一種娼妓。



母子之夜

夜，的确是为孩子们的
幼小生命留下来的。

——录自小熊秀雄母子之夜

“嘖嘖，又是发酵粉啊！”

“可是，你想，这不比什么也买不到要强一些吗！对吧，妈妈。”阿清用和解的脸色望着母亲，接着，“走吧，这回该轮到咱们捞一把啦！”他用象个当哥哥的成人般的口吻催促着弟弟阿进，把大渔网和水桶扛在肩上就走出去了。

“早一点回来呀！媽媽現在就到鎮上去，晚上要給你們做頓好飯吃哩！”小峰望着兩個人的背影喊道。兄弟兩個人回過頭來，高興地擺了擺手。

後來小峰靠着門口，從提在手中的菜籃子里，仿佛摸什麼貴重物品似地拿出一袋發酵粉來，用傷感的眼神瞅了半天。和往常一樣，這袋發酵粉，是從今天早晨三點鐘以前就到配給所門口去排隊，一直等到九點鐘才買到手的唯一無二的“食品”。瞅了半天以後，她把發酵粉放在櫃子上，長吁了一口氣，咕咚一聲坐在門限上，又抬起頭來向櫃子上面望去。

被煤煙熏得漆黑的廚房的櫃子上，包括今天買來的，除了在這十天之內買來的四袋發酵粉和三盒蠟燭以外，再也看不到什麼了。……

在不能按時發工資的情形繼續了將近一年之後，自從半年以前的去年秋天，公司把全部工資改發“代金券”，連一張一元的政府鈔票也不發；從那時起商人們突然一下子停止向配給所交納物資了。配給所里既沒有醬，又沒有醬油；不但沒有鹽，連一片咸蘿卜頭都沒有了。有的只是賣剩下的價格昂貴的罐頭和瓶酒之類的東西。連這些東西人都爭着買。幾千元幾千元地買。然後拿到鎮上去賣掉，換一兩張百元鈔票。可是現在這也辦不到了。如果說，象空房子一樣的空空洞洞的配給所里還有東西的話，那大概也就是既沒有什麼用處，也不能換錢的發酵粉和蠟燭了。

“不過，……”小峰從櫃子上愁悶地把目光挪開，在心里反復地叨念着剛才孩子說的那句話：“這不比什麼也買不到要強一些嗎！”

后来她轉念一想，站起身来，用水舀子舀水喝：一口气喝了三舀子。接着又勉强喝进了兩舀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她既然沒有吃早飯，当然連午飯都也沒有东西吃，从現在起就要到鎮上去，同时，到鎮上去，必須越过一座山，走將近兩里^①的路程呢。

就这样，她把肚子填“飽”了以后，从櫃子上把所有的發酵粉和蠟燭拿下来，重新放进菜籃子里，出发到鎮上去了。根据她的估計，这些东西至少可以換五十元錢。

可是……小峰到鎮上轉了半天，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仅仅換到三十元錢。于是她把全部的錢都用掉，能买什么就买了什么：一共买了五合多的豆腐渣和一合多的醬油。“不过……”小峰一面拖着沾滿了尘土、累得象根棍子的腿往回走，一面把菜籃子抱得緊緊地自己安慰着自己說：“这不比什么也买不到要强一些嗎。再說，有时候也應該吃些象这样好的飯食，营养营养……”

她想要把步子迈得快一些，但是，她那用水填“飽”了的肚子却餓得太厉害了，她的身体也实在过于疲劳了。因而，她的步子挪得很慢，速度远远赶不上她那着急心情的百分之一。但是，她万分焦急，無論如何也要赶快离开这个鎮子。因为与其說她討厭这个鎮子，无宁說鎮上使她惧怕的东西太多了。她最怕的就是鎮上那些上学的孩子們。这些孩子都在学校里讀書：他們的書包里裝着教科書，他們的飯盒里盛着白米飯。——一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仿佛要发瘋似的。对她說

① 約合我國七·八五市里。

来，鎮上、鎮上的孩子們實在可怕得不得了。

从前并不是这样：偶然在星期日坐公共汽車搖晃到鎮上去，一家人手携着手，或者在繁华的商店街游逛，或者看看电影，或者买些味美适口的点心当做礼物帶回去，那是多么快乐啊！孩子們，不，連小峰夫妇都把这种到鎮上来游逛的事情叫做“游覽东京”，感到十分快乐……

可是現在呢……。小峰却因为自己不能閉着眼睛走路而感到气忿。虽然心里老是想著：不許看，不許看。但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她却停住脚步，象丢了魂似地死盯着鎮上孩子們的后影发呆，那些孩子們正兴高采烈地笑嚷着由学校走回家去。

說实在的，自从孩子們連一块糖都吃不到，連一本教科書和一支鉛筆也买不起，甚至学校都不能上了以后，已經經過了多么長的岁月啊！孩子們哭鬧着要上学、要点心吃也只是最初几天的事情，現在却決不再提起了。为了多掙一些錢，一元也是好的；为了多給家里帶回一些能吃的东西，一把食物也是好的，孩子們从清晨到天黑，跑遍了田野和河灘，又是摘草芽，又是撈小蝦和小魚，簡直象一个勤懇的工人似地流着汗水劳动着。

她好不容易才离开鎮上，走上山路，当小峰剛剛登上山頂，再往下走就是煤矿矿井的时候，她疲憊已极，坐在路上休息起来。

在陡峭山巒怀抱中的細長盆地底下，挤滿了一排排矿工住的長条房子，屋頂是用杉树皮盖成的，看起来死气沉沉。就在这些屋頂下面，孩子的母亲們夜夜哭泣着，她們已經被夺去

了一切希望，現在只盼望着：那怕是一天也好，能看到自己的孩子提着裝有教科書的書包和盛着飯的飯盒上學校去。

在黑黝黝的山腳下的峭壁的一個角落里，可以望見傻呆呆地張着大嘴的兩個又大又黑的礦井井口，就在那井口裏面的又深又黑的地底下，孩子的父親們，為了維持妻子的生活，正在那根本忽視安全，而且每月都把不顧工人死活的定額向上提高的條件下一面掙扎着，一面流血流汗地挖着煤。

在盆地的中央，由現在的五百名礦工（雖然已經有將近半數的工人離開了這裡）及其家屬捍衛着的火紅的工會會旗，在工會的一座不大的屋頂上高高飄揚，它仿佛對企圖以暴力脅迫工人退出自己的組織并解散工會的公司，表達自己的堅決的抵抗和團結似地在陰沉沉的、下着梅雨的灰色天空裏，火紅地、熾熱地燃燒着。

小峰一面出神地望着山谷裏的景色，一面陷入了沉思。雖然她想：象我這樣愚蠢的人，恐怕是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不是聽說連工會的大人物都束手無策了嗎？但是，事情又不由她不去盤算。過了不久，她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她站起身來。笑容消失了，她臉上痛苦地抽搐起來。她邁開搖搖晃晃的雙腿飛快地跑開了。雖然她絆倒了好幾回，但是却越發跑得快了。她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披散着頭髮，連滾帶爬地順着山路跑了下來。她把菜籃子緊緊地抱在胸前，一口氣跑到了礦業公司。

紅色的屋頂，乳黃色的牆壁，揩拭得精光閃亮的寬大的玻璃窗，在威鎮四方的富麗堂皇的礦業公司的大門口，并排停留着三輛閃閃發光的上等小轎車。她從中間鑽過去，把身子靠

上去推开沉重的玻璃門，跑进了管理处。她用嘶哑的声音向传达这样恳求着：

“我是有事来求劳务課長先生的。”

但是人家說，一来課長正在开会不能見，二来有事可以去找区的劳务股，根本不給传达。小峰不顧一切地哀告着：

“不，有件事情无论如何也要和課長先生当面商量，五分鐘也可以，不，一分鐘也可以，請讓我見一下吧！”

“說不行就绝对不行嘍！”事务員冷冷地用下巴頰朝會議室那边指了指說，“要知道總經理正在哪！”

“哦，總經理？”小峰怔了一下，不再言語了。

这也难怪：甚至有人說，只要總經理仓高弓一到来的风声傳出去，連出勤率都会提高，大家就是这样地惧怕他。这当然是早先的事情了，現在無論是誰来，出勤率也只是每天每夜都在下降着，不过課長們要不以少报多，本身的职位就会发生問題，因而要虛报一倍以上，所以總經理那家伙至今仍然相信自己的权势，說：“怎么样，只要我一来！”这些事姑且不去管它，但是，現在他那不下一亿元的无記名存款是建筑在这种不人道的剝削之上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事务員帶着一副“看你那劣酸相！”的明显的嘲笑神情正要离开那里的一刹那，一眼沒瞅見，小峰就从办公桌当中穿过，推开会議室的房門，闖了进去。

“課長先生，求求您。請您給孩子們办一下退学的手續吧！”她一面拚命地躲开跟在她身后跑进来、要把她拖出去的事务員們，一面訴說着。

“你怎么能說出这种糊涂話呢！不是义务教育嗎，这不是

做父母应尽的义务嗎，試問勞務課能办这种糊涂事嗎！快回去吧！喂，你們在那里磨蹭什么，还不快把她拖出去！”

可憐那勞務課長由于在總經理面前闖下了这么大的乱子，因而惴惴不安地申斥着事務員們。

“等一等！”一直紧皺着眉头、不愉快地瞅着这一幕的仓高總經理，撇着他那黑紫色的厚嘴唇，喝住了他們。接着他从衣兜里把錢包掏出来。

“總經理要是这样做，以后说不定有什么……”勞務課長連忙攔住了。

但是那仓高連看都不看他一眼，从錢包里抽出一張五百元的鈔票，用似乎是扔一張擤鼻涕紙的手勢，輕輕地扔在地板上。小峰大气不出地注視着。“这可好啦！”她在心里滿意地笑起来。过了一会，她象被吸引着似地，把双膝跪在地板上，膝行向前，伸手輕輕地把那張鈔票按住了。

就在这一瞬間，仓高那只擦得精光閃亮的皮鞋，使上全身的勁头，咯吱一声踩在小峰的象多节树干一样的骯髒手上。当她吓得“啊”了一声，想要把手抽回来的时候已經晚了。她除了咬紧牙关忍受着这种屈辱和痛苦以外，再沒有其他办法了。總經理象獵人瞅着下边自己用釣餌巧妙地誘入圈套的獵获物一般，用一种殘忍的眼神和愉快的笑容，瞅着地上的小峰說：

“怎么样，懂得金錢的可貴嗎？”

“是……是的……”

“噢，已經懂得了嗎。这才算一个人呢。不懂得金錢可貴的东西就不是人，是禽兽，懂嗎，懂得这一点嗎？”

“是……是的……”

“能把拿到錢的事情絕對不向外人講吧？”

“是……是的……”

“从今天起，能把工会的事情，不分大小毫无遺漏地向公司報告吧？”

“總經理先生，只是这……这一点……”

“哼，怎么样？”

仓高一面說着，一面在鞋底下加了点勁。小峰痛得把身子一擰，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从歪倒的菜籃子里，豆腐渣撒了一地。在小峰那混濁不清的意識里，工会主席那副因营养不良而显得黃黑浮腫的臉孔和每个工会會員的臉孔，清晰地浮現出来，然后又消失了。接着，孩子們高高兴兴上学去的影子，象炸开来的焰火无声无息地划过黑暗的夜空似地閃現着。她实在忍受不住越来越重的压力，把头抵住撒滿了豆腐渣的地板，用哽咽的声音回答說：

“是……是的……”

“哦，这总算領会到我的意思啦！”仓高滿意地笑着，把脚松开了。

象有个什么又黑又大的东西想要一口把她吞进肚里似地从后边赶来了……。小峰跑回家里，叭噠一声把屋門关上了。她焦急地紧紧抵住屋門。她的身体簡直象被暴风雨搖蕩着的小舟一样，篩糠般地哆嗦着。她的手不住地从屋門上滑落下来。她仿佛已經絕望似地扑通倒在厨房里。她很想哭。她想和瘋狂了的野兽一样地放声大哭。但是無論她怎么想哭，既哭不出泪来，也哭不出声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雨淅淅瀝瀝地下起来了，当全部家具都

变卖得一千二净的房间里，被死一般的沉悶的黄昏所籠罩的时候，小峰才仰起臉来。

“沒有办法，都是为了孩子。”

她一面象自己寬解自己似地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一面开始准备晚饭。她不敢把屋門打开。她在把門关得紧紧的厨房里升起火来。当每次外边响起脚步声的时候，她的眼睛就在熊熊的炭火里发出惊惶的目光。

除了長期住在一个农民家里给人家照看小孩的大女儿以外，出去捞小蝦的阿清、阿进和出去摘草芽的幸子都回来了。最后，当天色已經完全昏黑的时分，父亲大助才精疲力竭地从矿井里回来。

大家身上穿的唯一无二沒有替換的衣服，已經被雨水淋透了。

兄弟俩合伙盖了一块毯子，幸子圍了条褥子，大助把蚊帳搭在身上，他們一面在寒冷里打着哆嗦，一面專心致志地喝着粥。他們喝的粥是用小峰买来的豆腐渣和醬做成的，这粥在他們看来簡直和“山珍海味”一般。

“媽媽，你怎么不吃呢？”阿清一面在碗里添着粥，一面奇怪地問道。

“你身上覺得不舒服嗎？”大助也忧虑地看了看小峰的臉孔。

“不，沒有什么。只是肚子不覺得餓。”小峰不耐煩地回答道。不知道为什么，她覺着似乎有个土块把心口堵得满满的，一点也不想拿筷子。

幸子目不轉睛地偷看着母亲的臉，然后悄悄地对阿清說：

“媽媽的臉色怎么那么可怕呢？”

吃完飯把家具收拾好以后，小峰趴到水缸上，照了照自己的臉。自从一年以前把出嫁时帶來的唯一无二的一面古鏡押进当鋪当死了以后，她好久沒有照过自己的臉孔了。当她借昏暗的电灯光，看到浮現在水缸里的自己的臉孔的时候，小峰慌忙把臉扭开，“叭嗒”把缸盖盖上了。正如同幸子悄悄說的一样，是“怎么那么可怕”的臉孔，連自己看了也覺着毛骨悚然。为了尽可能使自己的臉孔变得和藹可亲，于是她一面歪着臉故意做出一副笑容，悄悄地坐在孩子們的枕边。孩子們正圍着毯子和蚊帳天真无邪地在一块玩呢。一条褥子和一块毯子，另外再加上一个破得稀爛的蚊帳，这就是一家五口人的鋪盖。

“你們都想上学吧？”小峰盯住了孩子們的臉孔，溫柔地問道。孩子們先对着母親的眼睛看了半晌，然后象商量好似地都一声不吭地把头藏进蚊帳里。

“能上学啦，我弄到錢了。”小峰抽擣着蒼白的臉孔說道。

“真的？”孩子們大吃一惊，一脚踢开蚊帳，跳了起来。

“說笑話也得有个分寸！你也想想孩子們的心情！”大助申斥了她一句。

“是真的……真的是錢嘛，这不……”

小峰把五百元的鈔票掏出来放到席子上。阿清、阿进、幸子，連大助都目瞪口呆地注視着那張鈔票。接着，他們又象是信不过似地，怯生生地伸出手来，輕輕地去撫摸那張鈔票。后来孩子們才哄然响起了一陣欢呼声。

“別大声嚷嚷！看叫鄰居听見了。”小峰把臉一沉，呵叱

道。

“莫非你是……干下什么出圈的事……？”大助打了一个饱嗝問道。

“噯，看你那口气就象我偷了人家似的——”小峰用兩手掐紧大腿，几乎連指甲都掐进肉里去了，同时把事情的經過叙說了一遍。只是沒有把總經理用皮鞋踩住她的手、以及当时向她提出的条件講出来。这件事是杀了头也不能往外講的。大助环抱着胳膊一声不吭地听着。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噯，总算是走运啦！”大助帶着安慰的口气对小峰說。然后在他那布满皺紋的善良的臉孔上現出一絲笑意，对孩子們講道：

“听見了沒有，这是媽媽为了你們千辛万苦弄来的錢，可不要对外人說！”

“倒沒有辛苦。只要你們上学的事情能办到了，就沒有比这更使我高兴的啦。噯，明天就可以上学去啦，就可以大搖大摆地上学去啦。高兴吧？噯，高兴吧？”小峰心里觉着象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向孩子們說道。小学二年級的阿进高兴得猛地点了点头。幸子是五年級学生，她虽然用微帶几分解事的神情看了看阿清大哥，似乎在征求他的意見，但又順从地点了点头。

“阿清，噯，你高兴吧？怎么不說話呢？你不高兴嗎……？”

但是在中学一年級上学的阿清只搭拉着头不答話。

他的眼泪順着兩頰流下来了。他搭拉着头，半天才回答道：

“我……不願意。”

小峰觉着眼前一片漆黑。

“說什么，你不願意上学？”

“要說想上那当然是想上了，但是难道能用这种……这种不能向外人講的錢上学嗎，这怎么見人哪。”

“怎么不能見人？又不是偷来的錢。这是媽媽从總經理先生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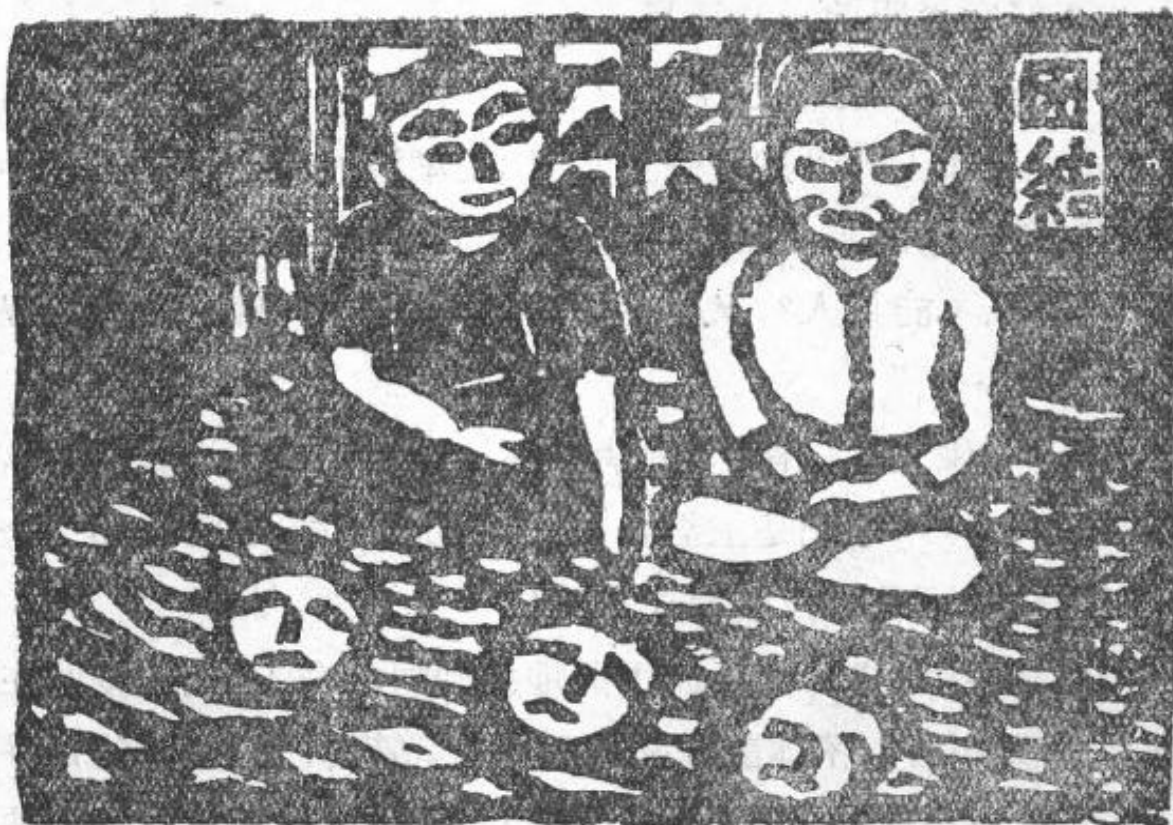
“这和偷来的一样！”阿清猛地抬起被泪水流湿的臉孔，喊叫了一声。“咱們是工会會員，如果是應該得的錢，那么全体工会會員不是都應該得才对嘛！”

話沒說完，小峰就象瘋了似地扑到阿清身上，把他按倒在地：“畜类东西！不体谅作父母的辛苦，管自己的生身父母叫小偷。你知道媽媽为了弄到这点錢費了多大周折呀。媽媽被總經理那家伙……。啊，真气死我啦！啊，真气死我啦！”丈夫伸手去拉她，小峰一面推开丈夫的手，一面不住地沒头沒腦地朝阿清身上打下来。“他媽的，說，說！說你願意上学！快說‘願意’！”

但是不管怎么挨揍，阿清也沒有說出“願意”来。阿清跪伏在母亲的膝盖下面，顫动着身子拚命地叫道：

“工会的……工会主席不是說过嗎……說无论怎样穷也不要当小偷……不要背叛工会……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一定能够获得胜利……因为咱是工会會員……因为咱是工会的孩子……所以就是把我杀了……也不願意当一个……卑鄙的家伙呀……”

突然有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巨大力量把小峰的身体彈到一边去了。她茫然失措地望着扔在面前的那張鈔票。她自己被



總經理踩住手时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浮現在她眼前。“是……是的。”她回答總經理逼問时的哽咽声也清晰地傳进了耳鼓。小峰驀地仆倒在席子上哭起来：“媽媽錯了！……媽媽太糊涂啦！原諒我吧……我告訴大家去……我告訴工会去……我要原原本本地講出来……”

当晚工人們冒着滂沱大雨拥到了仓高總經理住的旅館里。相持到了清晨四点多鐘，公司終于答应每人发給五百元。这是半年以来初次发給的現款。

回到家里，大助夫妇連順着臉往下流的雨点都沒有擦，就坐在孩子們的枕边。他倆一直目不轉睛地守着三个睡着了的孩子：幸子在当中，三个人就象摟在一起似的。由孩子們的安靜的睡臉和健康的呼吸声中，他倆痛切地感到即將来临的新

世界的光芒和即將來臨的時代的腳步聲，於是全身顫動起來。

“不休息一會嗎？累壞了吧……”

小峰對丈夫溫柔地說。

“別說休息啦，又該去工作啦！”

“可是你一宿沒睡覺就去……”

“沒什麼，不工作怎麼行。不為這些孩子們工作怎麼行！”
大助很起勁地回答。

兩個人互相望着被雨淋濕了的臉孔，從心坎里透出了微笑。這是在這個時代里，作父母的可以互相交換的充滿了最美好的幸福的笑容。

后 記

上野英信

千田梅二

当人們疲憊不堪地下班回来以后，連当天的报纸都懶得去过目了。何况那密密麻麻地用小号鉛字排成的小說之类，更是不想拿起来看了。一看那一类的書，立刻眼睛发痛，臂膀发酸，就要昏昏入睡。劳动强度已經到了这种地步了。不仅如此，生活也日益穷困：別說买本杂志，就是訂份报纸也成了了一种了不起的負担。

在这种剧烈的劳动和穷困的生活当中，仅仅留下了唯一快乐的时刻：在吃完簡單的晚飯以后，大家橫躺豎臥地团团圍在火爐旁边，父子兄弟一家人一面說笑，一面齐声朗誦着儿董画册和漫画册，这就是那唯一快乐的时刻。从这个小孩的手里傳到那个小孩手里，从这座宿舍傳到那座宿舍，大家圍住这經過許多人的手，已經磨得破爛不堪、沾滿油污的一本画册，在昏暗的电灯光下，是多么快乐地开着小型讀書会啊！

我們兩人創作这本“图画故事”的意願，就是从这种环境里产生的。我們並沒有想讓外地的人們閱讀，只希望供給矿山的兄弟、母亲們閱讀；只希望就象閱讀孩子們借来的一本旧画册一样，父子們躺在一块閱讀；于是便竭尽心力地开始創作

了。

但是我們兩個人既不擅長作畫，又不擅長寫作，結果弄成了這種平淡無奇的東西。請原諒吧。收在這本“圖畫故事”里的四篇作品，都是根據我們的礦山，或者是礦山附近的真人真事改編成故事的。雖然大家在這艱苦的情況下，都正在創作着表現偉大鬥爭的作品，但是我們却不能創作出那種生動地描寫鬥爭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這是非常慚愧的事情。不過我們有繼續努力的決心。請鼓勵我們吧！因為並不是我們在寫小說、在作畫，而是你們大家使得我們寫出來的，請給我們以督促和幫助吧！

1954.11.23

談“煎黃連”的笑

眞鍋吳夫

先产生了日本人劳动者，繼而产生了鐵路之声和活下去的工人階級的創造力，現在又产生了上野英信君的图画故事——“煎黃連”笑了以及其他三篇作品。日本煤矿工人经历了“六三日”斗争和“一一三日”斗争，并进而有組織地声援过“日鋼室蘭”的斗争；在这些作品里充滿了他們对于未来的无限信心和力量。上野君創造性地吸取了中国连环画的体裁，并且把这种力量成功地运用到文学方面来了。

当然，这些作品無論在主题方面，或者在形式方面，都各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如果说春川鉄男君的日本人劳动者是把帝国主义军队支配下的基地工人所处的环境，作为我們国民所置身的局势，加以鮮明的典型化的話，如果说足柄定之君的鐵路之声是把在同一环境中受着折磨的国营铁路职工的形象加以分析描写的話，那么，我們也許可以说，“煎黃連”笑了以及其他三篇作品，則是把它深刻的內容和喜聞乐見的形式統一起来，以此給我們指示出“使文学变为全体国民所有”这一課題的實踐的途徑。

但是在这些作品里所表現出来的不同之点，不过是相对的东西。那么，貫穿这四篇作品的本質是什么呢？不用說，就

是这些作品是从站在国民立场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一事实。

因而，我們对于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独特性，应该作为以国民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现实主义艺术的丰富多采，给予明确的评价。而且，如果忽略了这种本质，那么我们的评价将徒然变成形式主义的评价，只有重复“因噎废食”的错误吧。我认为：“煎黄连”笑了以及其他三篇作品，是可以用来这些作品存在的本身来向读者证实这一点的优秀作品。

我国的煤炭工业，现在正面临着煤炭工业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一年当中，就有二〇四座中小煤矿倒闭，八万名工人离开了矿山。迟发和少发工资已经成为极其普遍的现象，欠发工资的事件共有三七一件，欠发工资总额达六亿五千万之多。

而且，这样的条件必然会导致法西斯式的工资降低和劳动强度的提高，工人的工作现场可以说是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去也是地狱，留也是地狱”的境地，这决不是言过其实。举个现成的例子：太平洋煤矿今年一次就死掉了三十九名工人。其他如三井矿山公司的三池煤矿①、日本煤矿公司的高松煤矿②、北海道煤矿轮船公司的夕张煤矿③和常盘煤矿④等处，也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伤亡事故。

中小煤矿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情。比如，为了领取劳灾

① 在日本福冈县。

② 在日本福冈县。

③ 在日本北海道石狩国。

④ 在日本福岛县。

保險的賠償，故意把自己的手指截掉的人正在增加——如果我們看了劳动基准局的这种报告，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生活情况是如何的恶劣了。再据劳动省职业安定局发行的职业安定通报报道：在北海道的天北地区，因为人見了野狗就吃，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一条野狗了。在那里，大部分家庭里只喝着掺有藜菜和菘菜粥的稀粥，孩子們由于营养不良，牙龈上一面流着鮮血，一面赤着脚在鋪有矸子石的道路行走。

但是，驅使我国煤炭工业陷入这种絕對的危机的本質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如果进一步探討这个問題，我們就不能不接触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壟断資本家的惡毒政策。第一，他們把国家的投資和开支都集中在軍火工业部門，正不顧一切地进行着战争的准备。第二，用阻撓正常貿易关系开展的手段，迫使中小企业破产；压低工人、农民的工資和稻米生产价格，削減国民的購買力，从而妨碍全部企业的和平发展。第三，用向我国輸出F O A煤、粘結煤、重油等手段，不仅把他們本国的經濟危机轉嫁到我国来，而且也直接破坏了我国的煤炭工业。总之，他們正用牺牲大多数国民——特别是工人階級利益的手段，瘋狂地追求着最大限度的利潤。

但是煤矿工人对于这种反民族的攻击正满怀信心地战斗着。他們清楚地知道：这种斗争已經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产业的斗争；是战争与和平的斗争，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与国民的斗争，而且是階級与階級的斗争。不論是有組織地声援“日鋼室蘭”的斗争，或者是以地区的統一行动为基础，提出数百項統一要求来进行斗争的战术，都充分地表明这种思想已經开始形成煤矿工人的共同思想。

“煎黃連”笑了以及其他三篇作品，就是从这样的背景当中——特别是从对中小煤矿进行有組織的調查当中产生的。正象赵树理的傅家宝以家庭收支賬的具体数字为中心，揭示出在解放后的农村里所存在的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間的矛盾一样，这些作品也是以煤矿工人的具体的日常要求为中心，揭示出工作現場和家庭中所存在的矛盾。也就是說，这几篇作品虽然在形式上采用了“图画故事”的体裁，但就其內容來說，还包含着很多的报告文学的成分。由于这种原因，我把它收进了这套叢書当中。

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四篇图画故事当中，“煎黃連”笑了写得最为出色，对于“图画故事”这一独特形式，似乎有独到的發揮。这大概还是因为作者把在当前局势下战斗着的煤矿工人“煎黃連”的性格作为典型，加以形象化的描写吧。

背振千次不爱講話、不爱答理人，經常是愁眉苦臉的。因而，大家都管他叫“煎黃連”。但是，背振千次变成“煎黃連”的根源何在呢，这就是因为人生沒有意思。——作者的故事从这里開場了。

但是，据說从前連一次笑臉都沒有露过的“煎黃連”为什么笑了呢？故事的情节由家里轉到工作現場的斗争上，又从工作現場的斗争回到家里来，当我们讀到喝燒酒喝醉了的千次，冲着長得和父亲一模一样、生下来就沒有笑过的孩子笑起来的时候，自然也要忍俊不禁了。随后的場面是：看到被自己逗笑了的孩子的表情而忘其所以的千次，抱起孩子在年久失修的房間里轉着圈子跳起舞来。在他旁边，在故事开始的第

一个場面里出現的、躺在被窩里合掌禱告“請保佑千次今天也平平安安的；保佑小孫兒不要學他父親那樣的倔脾氣，長成一個笑嘻嘻的好孩子”的害病的媽媽，正圓睜着眼睛望着他們父子倆。在厨房里，从酒店回来的千次的妻子，提着剛滿一瓶底燒酒的大酒瓶，目瞪口呆地楞住了。

到底笑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一句話，这是从对工人階級的未來的信心产生的。換句話說，这是由認清事物的本質，从改革現實的立場出發的現實主義的觀點产生的。我認為這篇作品向讀者說明了這一點。

說到這里，恐怕我們才重新覺察到：這篇作品一開始就運用了現實主義的誇張、強調和諷刺的手法。比如，按一般常識來說，應該是非常悲慘，非常冷酷的“煎黃連”的性格本身，作者就是从身無長物的無產階級改革者的立場出發，客觀地加以談諧的描寫的。其次是千次和孩子的關係，和媽媽的關係。再次是管理人員的奴隸根性等等的刻劃：管理人員先前一直強迫工人冒着“冒頂”^①的危險，在積水中進行作業，但是一聽說“要人”來視察便登時改變了態度，又命令工人開始排水。

其中，特別在最後的管理人員的刻劃當中，諷刺的成分是極為鮮明的。在這里，即使在工人們的“憤怒”當中，也絲毫看不到一些歇斯底里的尖銳性。勿寧說，當時的情形相當於“笑煞”這兩個字的涵義是正確的吧。如果讀者當中有听觉特別灵敏的人，那麼，一定可以听到蘊藏在人民當中的巨人般的笑聲，透過這種場面，象地鳴一樣地傳了過來。

① 矿井巷道頂板上的岩石塌落下來叫“冒頂”，可能造成傷亡事故。

也許有人說，這些作品過於朴素啦，是自然主義的作品啦，故意不予重視。誠然，這些作品含有上述的弱點，也是未必可以否定的事實吧。

比如，在“煎黃連”笑了最重要的場面——第十七頁里，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例子：對於管理人員的蠻橫無理的態度實在忍無可忍的五郎，向伙伴們提出拒絕作業的建議。但是，贊成和反對的成了三比三的同等數字。在這裡，千次的態度就舉足輕重了。千次把他那副象喝了煎黃連的臉孔繃得愈來愈緊，合上眼睛。這個場面作者是这样描寫的：

……他茫然不知所措，感到一陣眩暈，於是合上眼。由遠處傳來的透風機的隆隆聲，夾雜在滴水聲和瓦斯的噴氣聲當中，象風暴一般地送進了他的耳鼓。在他的耳鼓里又彷彿很清晰地聽到被担架抬上來的他父親的呻吟聲。這是十五年以前，千次十二歲那年冬天發生的事。……

千次睜開了眼。在他左邊看到五郎等三個人的臉孔。那是堅決勇敢、精神抖擻的臉孔。千次一聲也不吭，仍然緊繃着毫無表情的臉孔，慢騰騰地抬腿走到五郎他們這一系列里來。他感到一股象熾熱的鐵流般的力量流入了他的脊背，於是挺直了腰板。這只是短短一瞬之間的事。在大伙兒的眼里，還只當千次是毫不猶豫就決定這樣做的呢。

(重點系真鍋所加)

這個場面的文體特別緊張，具有吸引着讀者一口氣讀下去的力量。但是，在這裡決定千次態度的保證，僅僅是彷彿在一次“冒頂”事故中死去的父親的一點聯想而已。——誠然，關於這個聯想的選擇，姑且可以說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在

这篇作品中仅仅有这么一处接触到千次的内心活动的条件下，用这个联想来达到刻划这种带有决定性场面的目的，是否可以說是适当呢？

作者的这种主观性，在第十八頁“他的声調却有岩石般的沉重”的一段前后，表現得更为明显。这和这篇作品的地方主义的弱点、在全国国民当中煤矿工人所处的地位不明确的弱点，也不是沒有关系吧。

但是我認為“煎黃連”笑了及其他三篇作品所含有的这些弱点，并不是了不起的决定性的弱点。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上野君由于写出了这些作品，已經完成了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偉大任务。其次是“使文学变为全体国民所有”的問題，我相信只要能置身于站在国民立場的工人阶级当中，上野君也一定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煎黃連”笑了的作者是具备这种能力的。